

明史彙

列傳第一百二十二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

敕編撰

趙南星

鄒元標

孫慎行

盛以弘

高攀龍

馮從吾

趙南星字夢白高邑人萬曆二年進士除汝寧推官治行廉平稍遷戶部主事張居正寢疾朝士羣禱南星與顧憲成姜士昌戒弗往居正歿調吏部考功引疾歸起歷文選員外郎疏上天下四大害言楊巍乞休左都御史吳時來謀代之忌戶部尚書宋纁聲望連疏排擠副都御史詹仰庇力謀吏兵二部侍郎大臣如此何以責小臣是謂干進之害禮部尚書

沈鯉侍郎張位論德吳中行南京太僕卿沈思孝相繼自免獨南京禮部侍郎趙用賢在詞臣黃洪憲輩每陰讒之言官唐堯欽孫愈賢蔡系周復顯爲詆誣衆正不容宵人得志是謂傾危之害州縣長吏選授太輕部寺之官計日而取郡守不問才行而撫按論人贓私有據不曰未甚則曰任淺槩止降調其意以爲惜才不知此乃惜不才也吏治日汙民生日瘁是謂州縣之害鄉官之權大於守令橫行無忌莫敢誰何如渭南知縣張棟治行無雙裁抑鄉官被讒不獲行取是謂鄉官之害四害不除天下不可得治疏出朝論韙之而中所抨擊悉時相所庇於是給事中李春開起而駁之其疏先下南星幾獲譴給事中王繼光史孟麟萬自約部曹姜士昌吳

正志竝助南星詆春開且發時來仰庇洪憲譏諂狀春開氣  
沮然南星卒以病歸再起歷考功郎中二十一年大計京官  
與尙書孫鑰秉公澄汰首黜所親都給事中王三餘及鑰甥  
文選員外郎呂廕昌他附麗政府及大學士趙志臯弟皆不  
免朝野方稱快而政府大不堪給事中劉道隆因劾吏部議  
留拾遺庶僚非法遂有專權植黨之旨貶南星三官俄因李  
世達等疏救斥南星爲民後論救者悉被譴鑰亦去位一時  
善類幾空事具鑰傳南星里居名益高與鄒元標顧憲成海  
內擬之三君中外論薦者百十疏卒不起光宗立起太常少  
卿俄改右通政進太常卿至則擢工部右侍郎居數月拜左  
都御史慨然以整齊天下爲任天啓三年大計京官以故給

事中元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先朝結黨亂政議黜之  
吏科都給事中魏應嘉力持不可南星著四凶論卒與考功  
郎程正已置四人不謹他所澄汰一如爲考功時浙江巡按  
張素養薦部內人材及姚宗文邵輔忠劉廷元南星劾其謬  
素養坐奪俸抵言故事訪之屬吏南星謂如素養言但置監  
司郡守足矣安事御史素養卒左遷先是巡方者有提薦之  
例南星已奏止之而陝西高弘圖山西徐揚先宣大李思啓  
河東劉大受復踵行如故南星竝劾奏之巡方者始知畏法  
尋代張問達爲吏部尙書當是時人務奔競苞苴恣行言路  
橫尤甚每文選郎出朝輒邀之半道爲人求官不得則加惡  
聲或逐之去選郎卽公正無如何尙書亦太息而已南星素

疾其弊銳意澄清獨行己志政府及中貴亦不得有所干請諸人憚其剛嚴不敢犯有給事爲貲郎求鹽運司卽注貲郎王府而出給事於外知縣石三畏素貪貲緣將行取南星亦置之王府時進士無爲王官者南星不恤也魏忠賢雅重之嘗於帝前稱其任事一日遣娣子傅應星介一中書贊見南星麾之去嘗竝坐弘政門選通政司參議正色語忠賢曰主上冲齡我輩內外臣子宜各努力爲善忠賢嘿然怒形於色大學士魏廣微南星友允貞子也素以通家子畜之廣微入內閣嘗三至南星門拒勿見又嘗歎曰見泉無子見泉允貞別號也廣微恨刺骨與忠賢比而齟南星東林勢盛衆正盈朝南星益搜舉遺佚布之庶位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秉憲李

騰芳陳于廷佐銓魏大中袁化中長科道鄭三俊李邦華孫  
居相饒伸王之案輩悉置卿貳而四司之屬鄒維璉夏嘉遇  
張光前程國祥劉廷諫亦皆民譽中外方忻忻望治小人遂  
側目欲去南星給事中傅櫬以維璉改吏部已不與聞首假  
汪文言發難劾南星紊舊制植私人維璉引去南星奏留之  
小人愈恨會漣劾忠賢疏上宮府益水火南星遂杜門乞休  
不許攀龍之劾崔呈秀也南星議戍之呈秀窘夜走忠賢邸  
叩頭乞哀言不去南星及攀龍漣等我兩人未知死所忠賢  
大以爲然遂與定謀會山西缺巡撫河南布政使郭尚友求  
之南星以太常卿謝應祥有清望首列以請旣得旨而御史  
陳九疇受廣微指言應祥嘗知嘉善大中出其門大中以師

故謀於文選郎嘉遇而用之徇私當斥大中嘉遇疏辨語侵  
九疇九疇再疏力詆竝下部參議南星攀龍極言應祥以人  
望推舉大中嘉遇無私九疇妄言不可聽忠賢大怒矯旨黜  
大中嘉遇并黜九疇而責南星等朋謀結黨南星遽引罪求  
去忠賢復矯旨切責放之歸明日攀龍亦引去給事中沈惟  
炳論救亦出之外俄以會推忤忠賢意并斥于廷漣光斗化  
中引南星所擯徐兆魁喬應甲王紹徽等置之要地小人競  
進忠正胥斥天下大柄盡歸之忠賢矣忠賢及其黨惡南星  
甚每矯敕諭必目爲元兇於是御史張訥劾南星十大罪并  
劾惟璉國祥嘉遇及王允成得旨竝削籍令再奏南星私黨  
訥復列上邦華及孫鼎相等十四人竝貶黜自是爲南星擯

棄者無不拔擢其素所推獎者率遭奇禍諸干進速化之徒  
一擊南星輒遂所欲而石三畏亦起爲御史疏攻南星及李  
三才顧憲成孫丕揚王圖等十五人死者亦削奪縉紳禍益  
烈尋以汪文言獄詞連及南星下撫按提問適郭尙友巡撫  
保定而巡按馬逢臯亦憾南星乃相與庭辱之笞其子清衡  
及外孫王鍾龐繫之獄坐南星贓萬五千南星家素貧親故  
捐助始獲竣卒戍南星代州清衡莊浪鍾龐永昌嫡母馮氏  
生母李氏並哀慟而卒子生七齡驚怖死南星抵戍所處之  
怡然莊烈帝登極有詔赦還巡撫牟志夔忠賢黨也故遲遣  
之竟卒於戍所崇禎初贈太子太保諡忠毅梟呈秀廣微九  
疇兆魁應甲紹徽訥三畏尙友志夔俱名麗逆案爲世大僇



焉

鄒元標字爾瞻吉水人九歲通五經泰和胡直嘉靖中進士官至福建按察使師歐陽德羅洪先得王守仁之傳元標弱冠從直游卽有志聖學舉萬曆五年進士觀政刑部張居正喪父奪情元標憤抗疏切諫且曰陛下以居正有利祖稷卨居正才雖可爲學術則偏志雖欲爲自用太甚其設施乖張者如州縣入學限以十五六人有司希指更損其數是進賢未廣也諸道決囚亦有定額所司懼罰數必取盈是斷刑太濫也大臣持祿苟容小臣畏罪緘默有今日陳言而明日獲譴者是言路未通也黃河泛濫爲災民有駕篙爲巢啜水爲餐者而有司不以聞是民隱未周也其他周刻深之吏沮豪

傑之材又不可枚數矣伏讀敕諭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盡隳陛下言及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學固未成矣弼成聖學者未可謂在廷無人也志固未定矣輔翼聖志者未可謂在廷無人也且幸而居正丁艱猶可挽留脫不幸遂捐館舍陛下之學將終不成志將終不定耶此臣所未解也臣觀居正疏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後辨非常之事若以奔喪爲常事而不屑爲者不知人惟盡此五常之道然後謂之人今有人於此親生而不顧親死而不奔猶自號於世曰我非常人也世不以爲喪心則以爲禽彘可謂之非常人哉疏就懷之入朝適廷杖吳中行等元標俟杖畢取疏授中官給曰此乞假疏也及入居正大怒亦廷杖八十謫成都勻

衛衛在萬山中夷獠與居元標處之怡然益究心理學學以大進巡按御史承居正指將害元標行次鎮遠一夕暴死謫居六年居正歿召拜吏科給事中首陳培聖德親臣工肅憲紀崇儒行飭撫臣五事尋劾罷禮部尚書徐學謨南京戶部尚書張士佩徐學謨者嘉定縣人嘉靖中爲荊州知府景恭王之藩德安欲奪荊州城北沙市地學謨力抗不予爲王所劾下撫按逮問改官荊州人德之稱沙市爲徐市萬曆中由張居正所引累遷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居正歸葬父學謨事之謹召爲刑部侍郎越二年擢禮部尚書自弘治後禮部長非翰林不授惟席書以言大禮故由他曹遷萬士和不由翰林然先歷其部侍郎學謨徑拜尚書廷臣以居正故莫敢

言居正卒學謨急締姻於大學士申時行以自固及奉命擇壽宮通政參議梁子琦劾其始結居正繼附時行詔爲奪子琦俸元標復劾之遂令致仕歸慈寧宮災元標復上時政六事中言臣曩進無欲之訓陛下試自省果無欲耶寡欲耶語云欲人勿聞莫若勿爲陛下誠宜翻然自省加意培養當是時帝方壯齡留意聲色游宴謂元標刺已怒甚降旨譙責首輔時行以元標已門生而劾罷其姻學謨亦心憾遂謫南京刑部照磨就遷兵部主事召改吏部進員外郎以病免起補驗封陳吏治十事民瘼八事疏幾萬言所司不能盡用文選缺員外郎尚書朱纁請用元標久不獲命纁連疏趣之給事中楊文煥御史何選亦以爲言帝怒詰責纁文煥選

而調元標南京刑部尚書石星論救亦被譙讓元標居南京  
三年移疾歸久之起本部郎中不赴旋遭母憂里居講學從  
游者日衆名高天下中外疏薦遺佚凡數十百上莫不以元  
標爲首卒不用家食垂三十年光宗立召拜大理卿未至進  
刑部右侍郎天啓元年四月還朝首進和衷之說言今日國  
事皆二十年諸臣醞釀所成往者不以進賢讓能爲事日錮  
賢逐能而言事者又不降心平氣專務分門立戶臣謂今日  
急務惟朝臣和衷而已朝臣和天地之和自應向之論人論  
事者各懷偏見偏生迷迷生執執而爲我不復知有人禍且  
移於國今與諸臣約論一人當惟公惟平毋輕搖筆端論一  
事當懲前慮後毋輕試耳食以天下萬世之心衡天下萬世

之人與事則議論公而國家自享安靜和平之福因薦涂宗濬李邦華等十八人帝優詔褒納居二日復陳拔茅闡幽理財振武數事及保泰四規且請召用葉茂才趙南星高攀龍劉宗周丁元薦而恤錄羅大紘雒于仁等十五人帝亦褒納初元標立朝以方巖見憚晚節造詣純粹不復形崖岸務爲和易或議其遜初仕時元標笑曰大臣與言官異風裁踔絕言官事也大臣非大利害卽當護持國體可如少年忤動耶時朋黨方盛元標心惡之思矯其弊故其所薦引不專一途嘗欲舉用李三才因言路不與元標卽中止王德完譏其首鼠元標亦不較南京御史王允成等以兩人不和請帝諭解元標言臣與德完初無纖芥此必有人交搆其間臣嘗語朝

七日方今上在冲歲敵在門庭祇有同心共濟儻復黨同伐異在國則不忠在家則不孝世自有無偏無黨之路奈何從室內起戈矛耶帝嗣位已久而先朝廢死諸臣猶未贈卹元標再陳闡幽之典言益懇切其年十二月改吏部左侍郎未到官拜左都御史明年典外察去留惟公御史潘汝楨過庭訓雅有物議及庭訓秩滿汝楨注考溢美元標疏論之兩人並引疾去已言丁巳京察不公專禁錮異已請收錄章家禎丁元薦史記事沈正宗等二十二人由是諸臣多獲昭雪又言明詔收召遺佚而諸老臣所處猶是三十年前應得之官宜添注三品崇秩昭陛下褒尊者舊至意帝納其言於是兩京太常太僕光祿三卿各增二員孫慎行之論紅丸也元標

亦上疏曰乾坤所以不毀者惟此綱常綱常所以植立者恃此信史臣去年舟過南中南中士大夫爭言先帝猝然而崩大事未明難以傳信臣初不謂然及既入都爲人言<sub>先帝盛</sub>德宜速登信史諸臣曰言及先帝彌留大事令人<sub>閣筆孰敢</sub>領此臣始有疑於前日之言元輔方從哲不伸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卽謂無其心何以自解於世且從哲秉政七年未聞建樹何事但聞馬上一日三趣戰喪我十萬師徒試問誰秉國成而使先帝震驚誰秉國成而使奸人闖宮誰秉國成而使豺狼當路儉邪亂政從哲何詞以對從來懲戒亂賊全在信史失今不成安所底止時刑部尚書黃克纘希內廷意羣小和之而從哲世居京師黨附者衆崔文昇黨復<sub>彌縫</sub>



於內格慎行與衆議皆不得仰未幾慎行及王紀偕逐元標  
疏救不聽元標自還朝以來不爲危言激論與物無猜然小  
人以其東林也猶忌之給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興治盧明  
年京察不利已潛謀驅逐會元標與馮從吾建首善書院集  
同志講學童蒙首請禁之元標疏辨求去帝已慰留允厚復  
疏劾語尤妄誕而魏忠賢方竊柄傳旨謂宋室之亾由於講  
學將加嚴譴葉向高力辨且乞同去乃得溫旨興治及允厚  
復交章力攻興治至比之山東妖賊元標連疏請益力詔加  
太子少保乘傳歸陛辭上老臣去國情深疏歷陳軍國大計  
而以寡欲進規人爲傳誦四年卒於家明年御史張訥請毀  
天下講壇力詆元標忠賢遂矯旨削奪崇禎初贈太子太保

吏部尚書諡忠介童蒙等既劾元標遂得罪清議尋以年例外遷及忠賢得志三人並召還歲餘允厚至戶部尚書太子太保童蒙至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緩母死不持服爲忠賢建生祠興治亦加至太僕卿忠賢敗三人並震逆案云

孫慎行字聞斯武進人幼習聞外祖唐順之緒論卽嗜學萬曆二十三年舉進士第三人授編修累官左庶子數請假里居鍵戶息交覃精理學當事請見率不納有以政事詢者不答四十一年五月由少詹事擢禮部右侍郎署部事當是時郊廟大享諸禮帝二十餘年不躬親東宮輟講至八年皇長孫九齡未就外傅瑞王二十三未婚楚宗人久錮未釋代王廢長立幼久不更正臣僚章奏一切留中福府莊田取盈四

萬頃慎行並切諫已念東宮開講皇孫出閣係宗社安危疏至七八上代王廢長子鼎涓立愛子鼎莎李廷機爲侍郎時主之其後羣臣爭者百餘疏帝皆不省慎行屢疏爭乃獲更置楚宗人擊殺巡撫趙可懷爲首六人論死復錮英嫫等二十三人於高牆禁蘊鈔等二十三人於遠地慎行力白其非叛諸人由此獲釋皇太子儲位雖定福王尚留京師須莊田四萬頃乃行宵小多窺伺廷臣請之藩者愈衆帝愈遲之慎行疏十餘上不見省最後貴妃迫羣議無策復留乃請帝留王慶太后七旬壽節羣議益籍籍慎行乃合文武諸臣伏闕力請大學士葉向高亦爭之強帝不得已許明年季春之藩羣情始安韓敬科塲之議慎行擬黜敬而家居時素講學東

林敬黨尤忌之會吏部缺侍郎廷議改右侍郎李鋹於左而以慎行爲右命俱未下御史過庭訓因言鋹未履任何復推慎行給事中元詩教和之慎行遂四疏乞歸出城候命帝乃許之已而京察御史韓浚等以趣福王之藩謂慎行邀功矧之拾遺疏中帝察其無罪獲免熹宗立召拜禮部尚書初光宗大漸鴻臚寺丞李可灼以紅鉛丸藥進俄帝崩廷臣交章劾之大學士方從哲擬旨令引疾歸賚以金幣天啓元年四月慎行還朝上疏曰先帝驟崩雖云夙疾實緣醫人用藥不審閱邸報知李可灼紅丸乃首輔方從哲所進夫可灼官非太醫紅丸不知何藥乃敢突然以進昔許悼公飲世子藥而卒世子卽自殺春秋猶書之爲弑然則從哲宜何居速引劍

白裁以謝先帝義之上也合門席藁以待司寇義之次也乃悍然不顧至舉朝共攻可灼僅令回籍調理豈不以已實薦之恐與同罪與又豈以已實忠愛不知爲罪歟許世子以死愛父尚不能自明從哲之愛先帝於何處明乎臣以爲從哲縱無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辭弑之名難免弑之實實錄中卽欲爲君父諱不敢不直書方從哲連進藥二丸須臾帝崩恐自口無能爲天下萬世解也然從哲之罪實不止此先是則有皇貴妃欲爲皇后事古未有天子旣崩而立后者儻非禮官執奏言路力持幾何不貽禍宗社哉繼此則有諡皇祖爲恭皇帝事歷考晉隋周宋其末世亾國之君率諡曰恭而以加之我皇祖豈直不學無術實乃呪詛君國等於亾王其

設心謂何後此則有選侍垂簾聽政事劉遜李進忠么麼小  
監何遂膽大揚言說者謂二豎早以金寶輪從哲家若非九  
卿臺諫力請移宮選侍一日得志陛下幾無駐足所聞爾時  
從哲濡遲不進科臣趣之則云遲數日無害任婦寺之縱橫  
忍君父之杌隍爲大臣者宜爾乎臣在禮言禮其罪惡逆天  
萬無可生之路若其他督戰悞國罔上行私縱情蔑法干犯  
天下之名義釀成國家之禍患者臣不能悉數也大抵從哲  
挾私任術寡廉鮮恥其智力不用以奉公室而用以趨私門  
其權謀不用以扞外侮而用以耗國脉春秋無將漢法不道  
陛下宜急討此賊雪不共之讐毋詢近習近習皆從哲所攀  
援也毋拘忌諱忌諱卽從哲所布置也并急誅李可灼以洩

神人之憤時朝野方惡從哲慎行論雖過刻然爭避其言顧  
近習多爲從哲地帝乃報曰舊輔素忠慎可灼進藥本先帝  
意卿言雖忠愛事屬傳聞并進封移宮事當日九卿臺諫官  
親見者可據實會奏用釋羣疑於是從哲疏辨刑部尚書黃  
克纘右從哲亦曲爲辨慎行復疏折之曰由前則過信可灼  
有輕進藥之罪由後則曲庇可灼有不討賊之罪兩者均無  
辭乎弑也從哲謂移宮有揭但諸臣之請在初二從哲之請  
在初五爾時章疏入乾清不入慈慶者已三日國政幾於中  
斷非他輔臣訪知與羣臣方請其害可勝言哉伏讀聖諭輔  
臣義在體國爲朕分憂今似此景象何不代朕傳諭一言屏  
息紛擾君臣大義安在又云朕凌虐不堪晝夜涕泣六七日

夫從哲爲顧命元臣使少肯義形於色何至今至尊憂危如此惟阿婦寺之意多戴聖明之意少故敢於凌皇祖悖皇考而欺陛下也末復力言克纘之謬章並下廷議既而議上惟可灼下吏戍邊從哲置不問山東巡撫奏五月中日中月星並見慎行以爲大異疏請修省語極危切秦王誼漣由旁枝進封其四子法不當封郡王厚賄近倖遂得溫旨慎行堅不奉詔三疏力爭不得二年七月謝病去其冬廷推閣臣以慎行爲首吏部侍郎盛以弘次之魏忠賢抑不用用顧秉謙朱國禎朱延禧魏廣微朝論大駭葉向高連疏請用兩人竟不得命已忠賢大熾議修三朝要典紅丸之案以慎行爲罪魁其黨張訥遂上疏力詆有詔削奪未幾劉志選復兩疏追劾



詔撫按提問遣戍寧夏未行莊烈帝嗣位以赦免崇禎元年命以故官協理詹事府力辭不就慎行學旣深造其操行矚然不滿爲一時搢紳冠朝士數推轂入閣吏部尚書王永光力排之迄不獲用八年廷推閣臣屢不稱旨最後以慎行及劉宗周林釭名上帝卽召之慎行已得疾旣入都未及陛見而卒贈太子太保謚文介以弘字子寬潼關衛人父訥字敏叔訥父德世職指揮也討洛南盜戰死訥號泣請於當事水漿不入口者數日爲發兵討斬之久之舉隆慶五年進士由庶吉士累官吏部右侍郎與尚書陳有年左侍郎趙參魯其釐銓政母憂歸以篤孝聞卒贈禮部尚書天啓初謚文定以弘萬曆二十六年進士由庶吉士累官禮部尚書天啓三年

謝病歸魏忠賢亂政落其職崇禎初起故官協理詹事府卒官明世衛所世職用儒業顯者訥父子而已

高攀龍字存之無錫人少讀書輒有志程朱之學舉萬曆十七年進士授行人四川僉事張世則進所著大學初義其說一遵古本詆程朱章句之誤請頒天下攀龍憤抗疏力駁其謬其書遂不行侍郎趙用賢都御史李世達被訐去位朝論多咎大學士王錫爵攀龍上疏曰近見朝宁之上善類擯斥一空大臣則孫繼李世達趙用賢去矣小臣則趙南星陳泰來顧允成薛敷教張納陞于孔兼賈巖斥矣邇者李禎曾乾亨復不安其位而乞去矣選郎孟化鯉又以推用言官張棟空署而逐矣夫天地生才甚難國家需才甚亟廢斥如此後

將焉繼致使正人扼腕曲士彈冠常人有爲善之心而中疑  
小人有爲惡之志而愈決世道人心何可勝慨且今陛下朝  
講久輟廷臣不獲望見顏色天言傳布雖曰聖裁隱伏之中  
莫測所以故中外羣言不曰輔臣欲除不附已則曰近侍不  
利用正人陛下深居九重亦曾有以諸臣賢否陳於左右而  
陛下於諸臣亦嘗一思其得罪之故乎果以爲皆由聖怒則  
諸臣自孟化鯉而外未聞忤旨何以皆罷斥即使批鱗逆耳  
如董某等陛下已嘗收錄何獨於諸臣不然臣恐陛下有祛  
邪之果斷而左右反借以行媚嫉之私陛下有容言之盛心  
而臣工反遺以拒諫諍之誚傳之四海垂諸史冊爲聖德累  
不小輔臣王錫爵等跡其自待若愈於張居正申時行察其

用心何以異於五十步笑百步卽如諸臣罷斥果以爲當然則是非邪正恒人能辨何忍坐視至尊之過舉得毋內洩其私憤而利於斥逐之盡乎末力詆鄭材楊應宿讒諂宜黜應宿亦疏訐攀龍語極妄誕疏並下部院議請薄罰兩臣稍示懲創帝不許鐫應宿二秩謫攀龍揭陽添注典史御史吳弘濟等論救并獲譴攀龍之官七月以事歸尋遭親喪遂不出家居垂三十年言者屢薦帝悉不省熹宗立起光祿丞天啓元年進少卿明年四月疏劾戚畹鄭養性言張差梃擊寔養性父國泰主謀今人言籍籍咸疑養性交關奸宄別懷異謀積疑不解當思善全之術至劉保謀逆中官盧受主之劉于簡獄詞具在受本鄭氏私人而李如楨一家交關鄭氏計陷

名將失地喪師于簡原供明言李永芳約如楨內應若崔文昇素爲鄭氏腹心知先帝症虛故用泄藥罪在不赦陛下僅行斥逐而文昇猶潛住都城宜勒養性還故里急正如楨文昇典刑用章國法疏入責攀龍多言然卒遣養性還籍孫楨行以紅丸事攻舊輔方從哲下廷議攀龍引春秋首惡之誅歸獄從哲給事中王志道爲從哲解攀龍遺書切責之尋改太常少卿疏陳務學之要因言從哲之罪非止紅丸其最大者在交結鄭國泰國泰父子所以謀危先帝者不一始以張差之梃繼以美姝之進終以文昇之藥而從哲實左右之力扶其爲鄭氏者力鋤其不爲鄭氏者一時人心若狂但知鄭氏不知東宮此賊臣也討賊則爲陛下之孝而說者乃曰爲

先帝隱諱則爲孝此大亂之道也陛下念聖母則宣選侍之  
罪念皇考則隆選侍之恩仁之至義之盡也而說者乃曰爲  
聖母隱諱則爲孝明如聖諭目爲假託忠如楊漣謗爲居功  
人臣避居功甘居罪君父有急袖手旁觀此大亂之道也惑  
於其說孝也不知其爲孝不孝也以爲大孝忠也不知其爲  
忠不忠也以爲大忠忠孝皆可變亂何事不可矣爲故從哲  
養性不容不討奈何猶令居輦轂下不一按問耶時從哲輩  
輿援甚固摘疏中不孝語激帝怒將加嚴譴葉向高力救乃  
奪祿一年旋改大理少卿鄒元標建書院攀龍與焉元標被  
攻攀龍請與同罷詔留之進太僕卿擢刑部右侍郎四年八  
月拜左都御史楊漣等羣擊魏忠賢勢已不兩立及向高

國魏廣微日導忠賢爲惡而攀龍爲趙南星門生並居要  
御史崔呈秀按淮揚還攀龍發其穢狀南星議戍之呈秀  
急走忠賢所乞爲義兒遂撫謝應祥事謂攀龍黨南星嚴  
詰責攀龍遽引罪去頃之南京御史游鳳翔出爲知府訐攀  
龍挾私排擠詔復鳳翔故官削攀龍籍呈秀憾不已必欲殺  
之竄名李實劾周起元疏中遣緹騎往逮攀龍晨謁宋儒楊  
龜山祠以文告之歸與二門生一弟飲後園池上聞周順昌  
已就逮笑曰吾視死如歸今果然矣入與夫人語如平時出  
書二紙告二孫曰明日以付官校因遣之出扇戶移時諸子  
排戶入一燈熒然則已衣冠自沈於池矣發所封紙乃遺表  
也云臣雖削奪舊爲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謹北向叩頭從

屈平之遺則復別門人華允誠書云一生學問至此亦少得力時年六十五遠近聞其死莫不傷之呈秀憾猶未釋矯詔下其子世儒吏刑部坐世儒不能防閑其父謫爲徒崇禎初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諡忠憲授世儒官初海內學者率宗王守仁攀龍心非之其學一本濂洛以靜爲主操履篤實涵養邃密粹然一出於正爲當代大儒與顧憲成修復東林書院講學其中憲成卒攀龍專講席海內士大夫識與不識稱高顧無異詞名更出憲成上亦稱景逸先生攀龍削官之秋詔毀東林書院後崇禎嗣位學者更修復之文震孟嘗語人曰攀龍事皆合道繼之者允誠然自然與勉強終有別也時以爲篤論



馮從吾字仲好長安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御史  
巡視中城闈人修刺謁拒却之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傾邪  
狡猾累劾不去從吾發其奸遂調外時當大計從吾嚴邏偵  
苞苴絕跡二十年正月抗章言陛下郊廟不親朝講不御章  
奏留中不發試觀戊子以前四裔効順海不揚波已丑以後  
南倭告警北寇渝盟天變人妖疊出累告勵精之效如彼怠  
斃之患如此近頌敕諭謂聖體違和欲借此自揜不知鼓鐘  
於宮聲聞於外陛下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  
言稍違輒斃杖下外廷無不知者天下後世其可欺乎願陛  
下勿以天變爲不足畏勿以人言爲不足恤勿以目前晏安  
爲可恃勿以將來危亂爲可忽宗社幸甚帝大怒欲廷杖之

會仁聖太后壽辰閣臣力解得免尋告歸起巡長蘆鹽政潔已惠商奸宄斂迹旣還朝適帝以軍政故大黜兩京言官從吾亦削籍猶以前疏故也從吾生而純懿長志濂洛之學受業許孚遠罷官歸杜門謝客取先正格言體驗身心造詣益邃家居二十五年光宗踐阼起尚寶卿進太僕少卿並以兄喪未赴俄改大理天啓二年擢左僉都御史甫兩月進左副都御史廷議三案從吾言李可灼以至尊嘗試而許其引疾當國何心至挺擊之獄與發奸諸臣爲難者卽奸人也由是羣小惡之已與鄒元標共建首善書院集同志講學其中給事中朱童蒙遂疏詆之從吾言宋之不競以禁講學故非以講學故也我二祖文章六經天子經筵皇太子出閣皆講學

也臣子以此望君而已則不爲可乎先臣王守仁當兵事倥  
惚不廢講學卒成大功此臣等所以不恤毀譽而爲此也因  
再稱疾求罷帝溫詔慰留而給事中郭允厚郭興治復相繼  
詆元標甚力從吾又上言臣壯歲登朝卽與楊起元孟化鯉  
陶望齡輩立講學會自臣告歸乃廢京師講學昔已有之何  
至今日遂爲詬厲因再疏引歸四年春起南京右都御史累  
辭未上召拜工部尚書會趙南星高攀龍相繼去國連疏力  
辭予致仕明年秋魏忠賢黨張訥疏詆從吾遂削籍鄉人王  
紹徽素銜從吾及爲吏部使喬應甲撫陝摺撫百方無所得  
乃毀書院曳先聖像擲之城隅從吾不勝憤悒得疾卒崇禎  
初復官贈太子太保諡恭定學者稱少墟先生

明史藁

列傳第一百二十二終

明史藁

列傳第一百二十三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

敕編撰

王象乾

崔景榮

張鶴鳴

趙彥

董漢儒

黃克纘

王象乾字子廓山東新城人祖重光嘉靖中進士累官貴州右參議三殿工興採木蠻中以勞卒贈太僕少卿父之垣由進士授荊州府推官擢刑科給事中隆慶初陳皇后失帝意遷居別宮之垣抗疏諫帝報曰后有疾移別宮以暢意耳小臣何妄言之垣復疏爭不納萬曆間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入爲戶部侍郎總督倉場致仕卒贈戶部尚書象乾舉

隆慶五年進士授聞喜知縣遷兵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出  
爲保定知府歲凶借馬價銀萬兩賑諸邑約明歲輸銀粟還  
官至期獲利數千悉散貧民資牛種遷河南副使萬曆十七  
年進右參政分守口北道駐宣府自順義王俺荅受封後他  
部皆納款宣府所直諸大部曰哈喇慎曰老把都曰永邵卜  
曰火落氣並驕悍歲市賞銀二十七萬猶時跳梁象乾裁之  
衷甲坐市臺召諭諸部長皆懾不敢動卒裁四之一象乾機  
警有膽略善騎射熟外蕃故事一切土俗及種落家世以暇  
呼大小諸部長犒以牛酒與馬射爲戲諸部長皆喜曰那顏  
愛我那顏者猶大人也史車二部長久保塞忽叛去巡撫王  
世揚用象乾計招之歸象乾尋以修邊備功加右布政使二

十二年擢右僉都御史代世揚巡撫宣府累進右副都御史加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在事七年邊境無事轉左侍郎兼前官代李化龍總督四川湖廣貴州軍務兼巡撫四川播州楊應龍初平分其地爲遵義平越二府設流官其遺黨吳洪詭稱楊氏聚衆沙溪作亂結水西宣慰使安疆臣爲援象乾至討平之水西與播接境自烏江北膏腴地六百餘里爲楊氏所侵楊氏有難復入水西至是議清疆界李化龍謂先屬播地宜歸之朝廷象乾亦王之貴州巡撫郭子章以先討應龍時檄疆臣協討許裂土酬功今不當奪其故地與象乾異議象乾遣使責疆臣退地子章不得已亦遣使趣之貴州巡按畢三才劾兩人褻國體南北言官遂交章詆象乾貪

功啓釁兵部尚書蕭大亨主言官議象乾以中外多庇疆臣  
乃盡發其罪言征播之役疆臣僞報殲應龍子惟棟他首功  
可知至佯敗棄陣送藥往來欺君助逆迹已昭然令還我侵  
地不咎既往已屬至仁若因其挾而與之彼不以爲恩而我  
益示弱德威兩失矣因乞休致并發疆臣遣使入京行賄狀  
而兵部執如故四川巡按李時華亦主子章大亨卽如其議  
請敕兩地按臣勘奏奏上竟以地畀疆臣增官進秩其母亦  
賜祭自是安氏益強竟爲後患象乾亦丁父艱歸尋總敘宣  
府安邊功命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服闋起用三十六  
年薊遼總督缺官詔起象乾任之先是朶顏長昂屢犯遼東  
邊臣革其額賞長昂死子賴暈大蟒金兒愠結諸部頻寇鈔



後又結虎墩兔腦毛大拱兔將窺薊門象乾至檄諸將控要  
害遣使諭諸部長諸部長素懾象乾願獻馬牛羊橐駝贖罪  
通貢如故象乾及薊鎮巡撫劉四科許之他部小長禿王燒  
餅撥計等亦誓不復叛象乾皆許諾初插漢拱兔憤杜松哈  
流兔之襲大肆猖獗及朶顏納款象乾遣使招之給事中朱  
一桂宋一韓交章詆其失象乾疏辨兵部尚書李化龍言今  
日之事非戰則款軍中事得便宜不必自疑阻帝乃報可當  
是時薊鎮稍息兵而遼左時告警三十七年十二月長定堡  
失事象乾坐停俸半年明年四月入掠爛蒲河象乾遣兵擊  
敗之又明年八月泰寧炒花等犯鎮安堡及清河皆敗去他  
部以兒鄧等代爲乞款遼左亦稍安二品三年滿進兵部尚

書四十年正月召理部事敘清播州地及平貴州苗功加太子太保世廕錦衣指揮僉事四川建昌番作亂議大征象乾上機宜十事後果有功吏部尚書趙煥罷命象乾兼署其事疏薦鄒元標趙南星鍾羽正王德完區大倫馮從吾不報俄言兩京大臣及在外督撫多缺官紀綱廢弛陛下何不爲宗社計亦不報福府莊田定三萬頃有司所括尚少十之六象乾乞盡免之語極危切帝雖不從王卒自減一萬頃四十二年正月象乾以去歲邊餉缺至一百八十三萬言近日脫巾之變一見於遵化再見於薊門三見於永平九邊效尤禍亂叵測請令廷臣各抒所見彙奏御前比奏上而帝不報象乾不得已請借之兵工二部太僕寺及南京戶兵工三部得一

百十有四萬不足則取天下鹽課乃報可帝遵太后遺詔大赦天下中及起廢象乾卽錄上八十八人迄不敘用齊楚浙三黨勢成象乾雖齊人其掌銓政不爲用數見排詆象乾亦數引退詔乘傳歸天啓元年遼陽破廷臣請用象乾帝特遣官齋敕召之至京兵部尚書崔景榮謝事卽命象乾代象乾以年老目瞶不欲署部事疏陳守禦關外及招撫插漢諸部方略帝大稱獎會薊遼總督文球罷敕象乾兼右都御史代之二年正月王化貞棄廣寧逃列城盡潰軍民男婦求入關者數十萬象乾閉不納哭聲震山谷閱三日熊廷弼至象乾乃開門納軍民而與廷弼計兵事及廷弼罷行邊尚書張鶴鳴經略尚書王在晉先後至共爲守關計而已朶顏賴臺

麟金見煖太束不約朗素等三十六家及哈刺愼罕孛羅勢伯彥黃台吉等諸部遂乘間居關外地遼左素富饒諸部恣掠奪陽言助朝廷守邊象乾百方慰撫之乃稍輸器物粟米易民布帛然索新舊賞不貲象乾一切聽之與立約契攢刀設誓又偕在晉至歡喜嶺定撫事乃還鎮密雲時廷議專以撫事屬象乾象乾亦以東事方亟不可復生患於西力以撫事自任已而插漢虎墩兔炒花小歹青等俱臨邊索賞象乾與在晉定月餉及新舊額賞歲約百萬諸部皆就款如朶顏自關以東頗息警後孫承宗代在晉盡逐諸部出之外三年冬參將王楹出邊爲朗素部下所殺承宗怒將討象乾恐壞撫局留其貢使於喜峰口令縛獻殺楹者而加其應增之賞

千餘金承宗言賞卽應增不宜增於此日疏刺之言官亦詆象乾象乾方丁繼母憂候代疏辨且乞罷帝優旨嘉勞之已從承宗議廢總督不設象乾乃得歸崇禎元年虎墩兔以部將入新平堡議事被殲怒大入大同廷臣多請召象乾帝從之象乾已累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命仍故官總督宣大山西軍務至京召見慰勞甚至時年八十三矣帝咨以方略奏言插漢虎墩兔與順義王卜石兔哈刺慎伯彥黃台吉俱元小王子之後去歲卜石兔爲虎墩兔所襲盡收其衆勢益盛今諸部惟永邵卜最強衆三十餘萬合卜石兔兵可禦插漢帝曰虎墩兔不受款柰何對曰當漸圖之帝曰我不款如何象乾造膝密奏語不盡聞帝命與袁崇煥計議賜宴而出象乾

抵陽和遣使招諭虎墩兔與定約廷議以象乾老病令大同巡撫張宗衡暫理督府事陽和副使宋統殷代行文書象乾專撫事不中制象乾命統殷及總兵王牧民等詣殺虎堡與議款定賞八萬一千而還卜石兔永邵卜故有馬市歲進馬五萬二千五百易銀三十二萬是時卜石兔爲插漢所逐得其順義王印因言代卜石兔守邊願仍進馬給馬價象乾不得已許之款事既定宗衡不知上疏力言插部饑困可圖款非策帝頗疑之象乾力爭帝卒用其言以定款時插漢實衰弱畜牧匱乏欲互市而馬不可得因卜石兔時有折價例援以請象乾因言互市之馬悉駑駘無濟戰守不如從其請少予之價可省金錢十數萬兵部尚書王洽等言有馬斯有價

無而畀以價與督臣前疏有一馬乃予一馬之價何自相背也帝心知其非重違象乾意從其請象乾衰病益甚乞歸疏十四上始許乘傳去明年五月卒贈太師王氏自重光而後子姓科第最盛之輔舉人戶部員外郎之猷之都象蒙象節象斗皆成進士之猷按察使之都開封知府象蒙御史象節檢討象斗主事而名位尤可紀者有象晉象恒象復象春象坤象雲等數人云象晉字子進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授中書舍人遷禮部主事元詩教韓浚用事象晉與同鄉不附浚佐京察貶其官二秩天啓初起浙江按察知事崇禎中屢遷河南按察使蘭陽王藉覺興大獄株連許州諸生五十餘人悉平反之遷浙江右布政使致仕歸年九十三而卒子與蕭字

百斯崇禎元年進士由庶吉士改御史坐事被謫不復仕流賊陷京師遣僞官至新城與妻子于氏子諸生士和登樓自經死士和妻張氏十五年城破先自經死象恒萬曆二十三年進士由知縣授御史大風折正陽坊火焚隆德殿疏陳時政缺失語甚切直楊鎬出師力言非策引哥舒翰守潼關事爲戒已而果敗天啓初拜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蘇州諸府織造中官李實劾罪松江知府張宗衡蘇州同知楊姜象恒白二人無罪力詆實報聞卒官贈兵部右侍郎象復字完初由選貢生歷官保定同知忤魏忠賢削籍崇禎元年給事中仇維楨劾吏部郎中周良材言象復一外吏耳署新城縣事不肯拜忠賢祠忠賢遣其儕夜半叩城門不啓由此發怒呼吏



部尚書周應秋與良材文致其罪象復遂削籍以冢宰之尊特糾一外吏有此法乎乞治良材罪還象復官從之仍起佐保定尋謝事歸四年十二月李九成等犯新城象復偕其子舉人與夔佐有司拒守兵敗皆死之父子屍抱持不可解贈光祿少卿與夔贈宛平知縣象春字季木萬曆三十八年進士與陝西文翔鳳並有文名分考順天鄉試言者劾其取士有私謫上林苑典簿天啓中屢遷南京吏部郎中坐東林黨削籍象坤字子厚嘉靖四十四年進士萬曆中歷官山西左布政使有清操都御史溫純乞顯陟一人以風天下謂莫如象坤云象雲天啓五年進士歷知大同永清二縣崇禎二年冬永清被圍象雲堅守以功徵授御史四年春疏劾王永光

推用巡撫之謬言用一仙克謹而山西壞用一王元雅而薊  
鎮壞用一王慎行而陝西壞用一郝士膏中州有危亂之形  
用一熊文燦閩海有寇掠之警中無確見提掇隨人外寄於  
無賴之張道溶內委於聾聵之吳鳴虞政以賄成官由邪敗  
陛下何愛此人使破壞天下不納其年坐事鐫秩調用已劾  
周延儒溫體仁謂自二人輔政以來天下有三滿五盡之患  
何謂三滿秦晉齊魯率遭寇盜江西河南川蜀閩越又皆見  
告是盜賊之亂滿天下士怨於朝民怨於野軍怨於邊是怨  
怒之氣滿天下狂狴充盈赭衣載道得情平反曾無一人是  
網羅之設滿天下何謂五盡海內自西徂東自南徂北無一  
樂土則封疆敗壞之盡言官職在進言而卽以言罪之法官

職在執法而卽以法罪之則人才摧折之盡正派未已又有  
加派見徵未已又有預徵小民一年輸二年之賦則在下之  
脂膏盡在上之積貯亦盡二輔溺職曠官若此陛下猶優容  
不斥日復一日臣恐天下益危天下之事益難而敗壞盡帝  
雖不用其言亦不罪也官終山西參議

崔景榮字自強長垣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平陽府推官擢  
御史劾東廠大監張鯨罪巡按甘肅湖廣河南最後按四川  
積臺資十八年播州亂景榮監大帥劉綎吳廣輩軍綎馳金  
帛至景榮家爲其父壽景榮上疏劾之播州平或謂以播北  
昇安氏景榮不可會總督李化龍憂去景榮爲請蠲蜀一歲  
租卹上東五路罷礦使化龍疏敘監軍功弗及景榮已晉太

僕少卿三年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銀定素驕歲入掠景榮親督戰破之因議革導賊諸部賞諸部懼請與銀定絕銀定既失導亦叩關求市寧夏歲市費不貲景榮議省之在任三年僅一市而已其後延鎮吉能等挾款求補市卒勿許歲省金錢十餘萬四十一年入爲兵部右侍郎總京營戎政改吏部以疾辭去踰年起宣撫大同總督召還晉兵部尚書會遼瀋失熊廷弼王化貞議不協命廷臣議經撫去留景榮數爲言官所論御史方震孺請罷景榮以孫承宗代之遂引疾歸天啓四年十一月特起爲吏部尚書當是時魏忠賢盜國柄羣小更相倚附逐尚書趙南星卽家起景榮欲倚爲助比至忠賢飾大宅以待景榮不赴錦衣帥田爾耕來謁又辭

不見帝幸太學忠賢欲先一日聽祭酒講議裁諸聽講大臣  
賜坐賜茶禮又議減考選員額汰京堂添註官景榮皆力持  
不行浸忤忠賢指又移書魏廣微勸其申救楊漣左光斗廣  
微不得已爲具揭尋以景榮書爲徵曰景榮教我也於是御  
史倪文煥門克新先後劾景榮陰護東林媚奸邪而邀後福  
得旨削奪爲民崇禎改元復原職四年卒贈少保

張鶴鳴字元平潁川人中萬曆十四年會試父病馳歸越六  
年始成進士除歷城知縣移南京兵部主事累官陝西右參  
政分巡臨鞏以才略聞再遷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自楊應  
龍平後銷兵太多苗仲所在爲寇鶴鳴言仲賊乃粵西徭種  
流入黔中自貴陽抵滇人以三萬計若以千四百七十計分

卽爲民合卽爲盜又有紅苗環銅仁石阡思州思南四郡數幾十萬而鎮遠清平間大江小江九股諸種皆應龍遺孽衆萬餘臣部卒止萬三千何以禦賊因列上增兵增餉九議合諸土兵勦洪邊十二馬頭大破紅苗追勦猱坪賊首老蜡雞據峰巔仰天窩窩有九井地平衍容數千人下通三道各列三關老蜡雞僭王號鶴鳴奪其關老蜡雞授首撫降餘衆而還尋發兵擊平定廣威平安籠諸賊威名甚著遷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未上轉左侍郎佐理部事時兵事亟兵部增設二侍郎而鶴鳴與祁伯裕王在晉並臥家園不赴至天啓元年遼陽破兵事益亟右侍郎張經世督援師出關部中遂無侍郎言官請趣鶴鳴等章數十上帝乃尅期令兵

部馬上督趣鶴鳴等始履任至則論平苗功進本部尚書視  
侍郎事尚書王象乾出督薊遼軍務鶴鳴遂代其位給事中  
韋蕃請留象乾出鶴鳴督師忤旨謫外時熊廷弼經略遼東  
性剛負氣好謾罵凌轍朝士鶴鳴與相失事多齟齬獨喜巡  
撫王化貞化貞本庸才好大言鶴鳴主之所奏請無不從令  
無受廷弼節度中外皆知經撫不和必悞封疆而鶴鳴信化  
貞愈篤卒致疆事大壞二年正月廷議經撫去留給事中惠  
世揚周朝瑞議以鶴鳴代廷弼其他多言經撫宜並任鶴鳴  
獨毅然主撤廷弼專任化貞議甫上化貞已棄廣寧遁鶴鳴  
內慙且懼罪乃自請行邊詔加太子太保賜蟒玉及尚方劍  
鶴鳴憚行遲遲十七日始抵山海關至則無所籌畫日下令

捕間諜厚瞰蒙古炒花宰賽諸部而已初廣寧敗書聞廷臣  
集議兵事鶴鳴盛氣詈廷弼自解給事中劉弘化首論之坐  
奪俸御史江秉謙何薦可繼劾並貶官廷臣益憤御史謝文  
錦給事中惠世揚周朝瑞蕭良佐侯震暘熊德陽等交章極  
論請用世宗戮丁汝夔神宗逮石星故事與化貞並按鶴鳴  
抵言廷弼僨疆事由故大學士劉一燝尚書周嘉謨黨庇不  
令出關所致因詆言者爲一燝鷹犬且曰祖宗故事大司馬  
不以封疆蒙功罪於是朝瑞等復合疏劾之御史周宗文亦  
列其八罪帝不問鶴鳴遷延數月謝病歸六年春魏忠賢勢  
大熾起鶴鳴南京工部尚書尋以安邦彥未滅鶴鳴先有平  
苗功改兵部尚書總督貴州四川雲南湖廣廣西軍務賜尚



方劔功未就莊烈帝嗣位給事中瞿式耜胡永順萬鵬以鶴鳴由忠賢進連章擊之鶴鳴求去詔加太子太師乘傳歸崇禎八年流賊陷潁川執鶴鳴倒懸於樹罵賊死年八十五弟鶴騰字元漢舉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歷官雲南副使行誼醇篤譽過其兄城陷被執罵不絕口而死

趙彥膚施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行人屢遷山西左布政使光宗嗣位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遼陽旣失彥請增兵戍諸島特設大將登州登萊設鎮自此始天啓二年廣寧復失彥以山東南北咽喉列上八事詔多允行先是薊州人王森得妖狐異香倡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其徒有大小傳頭及會主諸號蔓延畿輔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森居藥州石

本傳一百一十三

佛莊徒黨輸金錢稱朝貢飛竹籌報機事一日數百里萬曆二十三年有司捕繫森論死用賄得釋乃入京師結外戚中官行教自如後森徒李國用別立教用符咒召鬼兩教相仇事盡露四十二年森復爲有司所攝越五歲斃於獄其子好賢及鉅野徐鴻儒武邑于弘志輩踵其教徒黨益衆至是好賢見遼東盡失四方奸民思逞與鴻儒等約是年中秋並起兵會謀洩鴻儒遂先期反自號中興福烈帝稱大成興勝元年用紅巾爲識五月戊申陷鄆城俄陷鄒滕嶧衆至數萬時承平久郡縣無守備山東故不置重兵彥任都司楊國棟廖棟而檄所部練民兵增諸要地守卒請留京操班軍及廣東援遼軍以備征調薦起故大同總兵官楊肇基爲山東總兵

官討賊賊乘肇基未至襲兗州爲滋陽知縣楊炳所却棟等  
擊敗賊復鄆城其別部犯鉅野知縣趙延慶固守不下國棟  
兵至敗之又敗其犯兗州者遂偕棟等合攻鄒縣兵潰游擊  
張榜戰死賊遂圍曲阜郟城旋敗去遂復嶧縣七月彥視師  
兗州甫出城遇賊萬餘彥縋入城肇基急迎戰而令國棟及  
棟夾擊大敗之橫河時賊精銳聚鄒滕中道彥欲攻鄒滕副  
使徐從治曰攻鄒滕難下不如擣其中堅兩城可圖也彥乃  
與肇基令游兵綴賊鄒城而以大軍擊賊精銳於黃陰紀王  
城大敗賊蹙而殪之嶧山遂圍鄒大小數十戰城未下令天  
津僉事來斯行及國棟等乘間復滕縣國棟又大破賊沙河  
乃築長圍以攻鄒鴻儒抗守三月食盡賊黨盡出降鴻儒單

騎走被擒撫其衆四萬七千餘人彥乃紀績告廟獻俘磔鴻儒於市鴻儒歎曰我與王好賢父子經營二十年徒黨不下二百萬事不成天也于弘志亦於是年六月據武邑白家屯將取景州應鴻儒斯行方赴援山東還軍討之弘志突圍走爲諸生葉廷珍所獲凡舉事七日而滅好賢亦捕得伏誅彥已加兵部右侍郎論功進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再加太子太保廢子錦衣世僉事賚銀幣加等奏請賑濟且捐鄒滕賦三年鄆城嶧滋陽曲阜一年鉅野半之皆報許三年八月召代董漢儒爲兵部尚書極陳邊將尅餉役軍虛伍占馬諸弊因條列綜核事宜帝稱善立下諸邊舉行參將王楹行邊爲哈刺慎部襲殺彥請覈實論罪并敕諸邊撫賞毋增故額有傳

我

大清兵欲入喜峰口者彥憂之畫上八事帝皆褒納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罪彥亦抗疏劾之自是爲忠賢所惡貴州征苗兵屢敗彥列八策以獻詔頒示軍中彥有籌略曉暢兵事然征妖賊時諸將多殺良民冒功而其子官錦衣頗招搖都市給事御史交劾之彥三疏乞罷忠賢挾前憾令乘傳歸子削籍初妖賊興遼東經略王在晉遣兵助討彥敘功不及在晉在晉憾之至是爲南京吏部數詆彥給事中袁玉佩遂劾彥冒功濫廕且言京觀不當築詔削其世廕并京觀毀之尋追敘兵部時邊功卽家進太子太傅未幾卒肇基沂州衛人起家世職賊平由署都督僉事進右都督廕本衛世千戶尋

代沈有容鎮登萊改延綏以擊套寇功進左都督廕錦衣千戶屢加太子太保崇禎元年移薊鎮西協二年冬

大清兵克三屯營肇基乘間收復困守數月卒全孤城廕錦衣世千戶已錄恢復四城功加太子太師改廕錦衣僉事明年卒官子御蕃見徐從治傳

董漢儒開州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河南南府推官入爲戶部主事疏陳減織造裁冒濫諸事且曰邇來九闈三殿間惟聞縱酒淫刑黷貨時事可憂不止國計日絀已也不報朝鮮再用兵以郎中出理餉務尋遷山東僉事進副使歷湖廣左右布政使所在有聲四十年就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帝賜福王莊田賁湖廣四千四百餘頃漢儒以無所得田請歲輸

萬金代租不聽楚宗五十餘人訐假王事獲罪囚十載漢儒力言王假也請釋繫者又爲滿朝薦卞孔時等乞宥俱不報尋以憂歸光宗立召拜工部右侍郎旋改兵部總督宣府大同山西軍務天啓改元遼陽失簡精卒三千入衛詔褒之明年秋以左侍郎協理戎政未上擢兵部尚書時遼地盡亾漢儒請逮治諸降將劉世勛等二十九人家屬立誅逃將蔡汝賢等報可毛文龍居海外屢以虛言誑中朝登萊巡撫袁可立每代爲奏請漢儒言文龍計畫疎虛聲未可長恃又請誅逃將管大藩張思任孟淑孔等語甚切帝命逮治思任等而大藩卒置不問諸鎮援遼軍多逃逸有出塞投插部者漢儒請捕獲立誅同伍相擒捕者重賞且給餉以時則逃者自少

帝亦嘉納奄人王體乾宋晉魏忠賢等十二人有舊勞命所  
廕錦衣官皆予世襲漢儒據祖制力爭帝不從給事中程註  
御史汪泗論等合疏諫給事中朱大典周之綱御史宋師襄  
胡良機特疏繼之卒不納漢儒旋以母喪歸後忠賢大橫漢  
儒服闋遂不召追敘甘肅功卽家進太子太保廕子錦衣百  
戶卒贈少保諡肅敏

黃克纘字紹夫晉江人萬曆八年進士除壽州知州入爲刑  
部員外郎累官山東左布政使二十九年就遷右副都御史  
巡撫其地是時礦稅病民詔已停復寢克纘抗疏極諫日本  
之陷朝鮮也山東守臣議增兵令六郡民輸餉至四十五萬  
有奇及兵罷餉減猶歲徵二十六萬民不能堪克纘大爲裁



汰濟寧金鄉十五州縣災克纘請折漕粟石五錢民大稱便  
河決蘇家莊全河北徙濟寧及魚臺單二縣沒民田無算歲  
賦十萬無所出克纘曲爲計畫別以他財賦補之公私並濟  
稅使陳增貪虐其爪牙殺人劫財污婦女克纘極陳其罪臨  
清稅使馬堂歲徵課十六萬而進奉內廷不及其半克纘請  
盡徵乾沒者用佐河工已因旱災請免額外稅銀十萬疏多  
不報是時歲比不登稅使又所在朘削克纘力爲調劑與民  
裁闊狹蠲煩苛惠政甚著屢以平盜功加至兵部尚書四十  
年詔以故官參贊南京機務特册黨角立爲御史李若星魏  
雲中所劾克纘遂還家候命居三年始履任四十四年冬隆  
德殿災上疏曰自乾清宮災而宸居非舊皇極殿災而視朝

無所陛下宜深加省咎痛自刻責乃稅使四出盡括天下金錢歸內帑百姓賣妻鬻子以償者幾二十年欲俟大工成而後罷工畢當以何時採木運木一木費二三千金一入京師任其朽腐或致中竊天下庫藏民間膏血豈能供此役也而關陝吳越津潞間皆有織使斂絲民間凡陌上有絲機中有婦無獲免者此物積之深宮猶塵土取之小民如血肉曷若減免之以蘇民力哉至九邊士卒枵腹乘陣月糧逋負動至數百萬邊臣告急疏十餘至始出聖母所積二十萬金其餘仍責之大農不知大農之匱也自金花銀增至二十萬而太倉之積罄矣今獨不可以取之戶部者還爲戶部用耶親王婚禮珍寶數十萬金強半爲製造者乾沒以天性至親資中

涓以牟利何計之不審也委任輔臣貴實用其言毋務以虛  
詞縻之優禮大臣宜深加體恤何苦以兼官勞之逐臣去國  
不聞賜環之期循吏留都杳無拜官之日忠於社稷者辱之  
以繫獄勞於封疆者罪之以快讐章疏半閣臺省幾空天意  
安得不震怒災變安得不頻仍哉異時三輔近地至父食其  
子妻食其夫此足以示警矣而其相殺相食之狀陛下未及  
見也中州淮甸飛蝗蔽天至於田無遺粟野無青草此足以  
示警矣而其殘物害民之狀陛下未及覩也惟宮殿肘腋之  
近夜半火光燭天使陛下見之心驚膽悸顧旬日以來未見  
發號行事有大慰人心者祖宗二百餘年鞏固之家室而  
輕視之曾不如數百萬金錢可愛亦甚失輕重矣願陛下大

悔前愆一更舊轍收羅人材以濟時艱罷稅停織與民休息  
大渙居積以安邊疆修儲教行婚禮以燕翼子孫下章疏聽  
人言以宣暢人情庶幾人心悅天意得而災變可弭也不報  
四十七年召理京營戎政改刑部尚書預受兩朝顧命李選  
侍將移宮其內侍王永福姚進忠等八人坐盜乾清宮珠寶  
下吏克纘擬二人辟餘俱末減帝不從命辟六人餘遣戍克  
纘言臣法官也以法辟人必使罪皆麗法而後可今姜昇鄭  
隱山劉尚禮不持一物劉遜拾地上珠還之選侍而與永福  
進忠同戮輕重失倫若曰選侍事聖母不恭遇陛下失體其  
下人不可輕恕則願陛下爲先帝優容蓋父母之恩猶天地  
履后土則思母德戴皇天則思父恩仁人孝子之用心固當

如是況先帝命封選侍爲忠妃其篋中之物安知非先朝所賜以是而重下人之罪恐先帝之靈必有愀然不樂者臣故願陛下深思之也當是時諸璫罪重謀脫無自計惟請帝厚待選侍則獄情自緩於是流言四布謂帝薄待先朝妃嬪而克纘首入其言疏入帝不悅責克纘偏聽命如前旨已楊漣陳移宮始末帝卽宣諭廷臣備述選侍凌虐聖母狀且曰大小臣工惟私李黨責備朕躬克纘皇恐上言禮父母並尊事有出於念母之誠跡或涉於彰父之過必委曲周全渾然無迹斯爲大孝若謂黨庇李氏責備聖躬臣萬死不敢出帝報曰今內外本無事因盜犯而多事卿非黨李氏之人但逞詞偏執不顧君父者信有之於是御史焦源溥力駁其持論之

謬末言羣豎持貲百萬借安選侍爲名安希脫罪克纘墮其術而不覺克纘奏辨因乞罷略言源溥謂在神宗時爲元子者爲忠爲福藩者非忠臣敢廣之曰神宗旣保護先帝授以大位則爲神考而全其貴如富貴其愛子者尤忠之大也又謂在先帝時爲二后者爲忠爲選侍者非忠臣亦廣之曰聖母旣正名定位則光昭刑于之令德勿虛傳宮幃之忿爭尤忠之大也若如源溥言必先帝不得正其始聖母不得正其終方可議斯獄耳疏入帝怒甚責以輕肆無忌不諳忠孝克纘皇恐引罪內閣劉一燝等亦代爲言乃已無何給事中董承業孫杰毛士龍御史潘雲翼楊新期南京御史王允成並劾克纘是非舛謬克纘不服言曩不舉李三才故爲諸人所

惡源溥復劾克纘借三才以傾言官克纘奏辨再乞休帝不  
問天啓元年冬加太子太保明年復以兵部尚書協理戎政  
廷臣議紅丸克纘述進藥始末力爲方從哲辨給事中薛文  
周詆其滅倫常昵私交昧大義克纘憤援春秋不書隱公閔  
公之弑力詆文周且言選侍無殿聖母事給事中沈惟炳助  
文周復劾克纘先是帝宣諭百官明言選侍殿崩聖母及是  
惟炳疏上得旨選侍向有觸忤朕一時傳諭不無過激追念  
皇考豈能愬然於是外議紛紜咸指前此上諭悉出王安矯  
託而諸請安選侍者益得藉以爲詞蓋是時王安已死魏忠  
賢方竊柄故前後諭旨牴牾如此克纘歷官中外清彊有執  
持議與爭三案者異攻擊紛起自是羣小排東林創要典率

推克纘爲首功時東林方盛克纘雅不與合其年秋屢疏移疾詔加太子太傅乘傳歸四年十二月魏忠賢盡逐東林召克纘爲工部尚書視事數月與忠賢忤復引疾歸三殿成加太子太師崇禎元年起南京吏部尚書不就卒於家

明史彙

列傳第一百二十三終



明史藁

列傳第一百二十四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

敕編撰

包見捷

饒伸

劉元震

白瑜

程紹

蕭近高

翟鳳翀

郭尚賓

畢懋康

陳邦瞻

董應舉

何士晉

陸大受  
張庭

李

林材

洪文衡

何喬遠

陳伯友

李成名

朱吾弼

林秉漢

包見捷雲南臨安衛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戶科給事中屢遷都給事中奸人李本立請採珠廣東帝命中官李敬偕往見捷極言其害不聽時小人蠶起言利千戶李仁

請稅湖口商舟命中官李道往主簿田應璧請賣兩淮沒官  
餘鹽令稅使魯保兼理見捷等竝力爭頃之令道保節制有  
司見捷又陳不便者數事皆不報益都知縣吳宗堯劾稅使  
陳增不法見捷因請盡罷礦稅無已先撤增還未幾天津稅  
使王朝死見捷請勿遣代忤旨切責以馬堂代朝見捷又劾  
堂保及浙江劉忠帝不納益遣高寀暨祿李鳳權稅於京口  
儀真廣東竝專敕行事又以奸人闖大經言命高淮徵稅遼  
東見捷等累請停罷至是言遼左神京肩臂視他鎮尤重奸  
徒敢爲禍首陛下不懲以三尺急罷開採則遼事必不可爲  
而國步且隨之矣遼東撫巡按及山海主事吳鍾英相繼爭  
皆不納時中外爭礦稅者無慮百十疏見捷言尤數帝心益

之居數日又率同官極論乃謫見捷貴州布政司都事餘停俸一年大學士沈一貫給事中趙完璧等先後論救完璧等亦坐停俸見捷尋引疾去三十四年起興業知縣累遷太僕少卿久之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見捷雅負清望屬吏承風莫敢不自厲光宗卽位召拜吏部右侍郎明年卒官

饒伸字抑之進賢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工部主事十六年庶子黃洪憲典順天試大學士王錫爵子衡爲舉首申時行壻李鴻亦預選禮部主事子孔兼疑舉人屠大壯及鴻有私尙書朱賡禮科都給事中苗朝陽欲寢其事禮部郎中高桂遂發憤摘可疑者八人并及衡請得覆試錫爵疏辨與時行竝乞罷帝皆慰留之而從桂請命覆試禮部侍郎子慎行以

大壯文獨劣擬乙置之都御史吳時來及朝陽不可桂直前  
力爭乃如慎行議列甲乙以上時行錫爵調旨盡留之且奪  
桂俸二月衡實有才名錫爵大憤復上疏極詆桂伸乃抗疏  
言自張居正三子連占高科而輔臣子弟遂成故事洪憲更  
謂一舉不足重居然置之選首子不與試則錄其壻其他私  
弊不乏聞覆試之日多有不能文者時來罔分優劣蒙面與  
桂力爭遂朦朧擬請至錫爵許桂一疏劍戟森然乖對君之  
體錫爵柄用三年放逐賢士援引儉人今又巧護已私欺罔  
主上勢將爲居正之續時來附權蔑紀不稱憲長請與錫爵  
洪憲俱賜罷疏旣入錫爵時行竝杜門求去而許國以典會  
試入場闈中遂無一人中官送章奏於時行私第時行仍封

還帝驚曰閣中徑無人耶乃慰留時行等而下伸詔獄給事中胡汝寧陸夢龍楊文煥御史林祖述管九臯毛在復交章劾伸及桂以媚執政在又侵孔兼謂桂疏其所使孔兼奏辨求罷於是詔諸司嚴約所屬毋出沽名而削伸籍貶桂三秩調邊方孔兼得免伸既斥朝士多咎錫爵錫爵不自安屢請敘用起伸南京工部主事改南京吏部引疾歸遂不復出熹宗卽位起南京光祿少卿疏陳葆養聖德詞甚剴至天啓四年累官刑部左侍郎魏忠賢亂政請告歸所輯學海六百餘卷時稱其浩博兄位累官工部右侍郎母年百歲與伸先後以侍養歸先是任丘劉元震元霖兄弟俱官九列以母年近百歲先後乞養親歸與伸兄弟事相類一時皆以爲榮元震

字元東隆慶五年進士由庶吉士萬曆中歷官吏部侍郎天啓中贈禮部尙書諡文莊元霖萬曆八年進士歷官工部尙書福王開邸洛陽有所營建元霖執奏罷之卒贈太子太保白瑜字紹明永平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帝旣冊立東宮上太后徽號瑜請推廣孝慈以敦儉持廉惜人才省冤獄四事進皆引祖訓及先朝事以規時政辭甚切帝不能用三十年京師旱陝西河州黃河竭禮官請修省瑜言修省宜行實政今逐臣久錮繫臣久羈一蒙矜釋卽可感裕天心至礦稅一事率土哀號今江右潘相遼左高淮淮上陳增畿輔王虎滇南楊榮粵東李鳳關西梁永其民甘心久矣恐瓊林大盈之儲不足當斬木揭竿之費也亦不

報累遷工科都給事中帝於射場營乾德臺瑜抗疏力諫又再疏請斥中官王朝陳永壽帝不能無憾會瑜論治河當專任遂責其勦拾陳言謫廣西布政司照磨以疾歸光宗立起光祿少卿三遷太常卿給事中倪思輝朱欽相御史王心一以直言被謫瑜抗疏論救天啓二年由通政使拜刑部右侍郎署部事鄭貴妃兄子養性奉詔還籍逗遛不去其家奴張應登訐其通塞外永寧伯王天瑞者顯皇后弟也以后故銜鄭氏遂借其弟錦衣天麟交章劾養性不軌瑜以鄭氏得罪先朝而交通事實誣乃會都御史趙南星大理卿陳于廷等讞上其獄請抵奴誣告罪勒養性居遠方制可明年進左侍郎卒官贈尙書

程紹字公業德州人祖瑤江西右布政使紹舉萬曆十七年進士除汝寧推官徵授戶科給事中巡視京營副將佟養正等五人行賄求遷皆劾置於理帝以兩宮災遣使採礦於河南紹兩疏言宜罷皆不報再遷吏科左給事中會大計京官御史許聞造訐戶部侍郎張養蒙等語侵吏部侍郎裴應章紹言聞造挾吏部以避計典且附會閣臣張位變白爲黑聞造乃貶邊方主事趙世德考察貶官廷議征楊應龍兵部舉世德知兵紹駁止之又劾文選郎楊守峻守峻自引去饒州通判沈榜貶官貢緣稅使潘相得留紹極言非法山西稅使張忠以夏縣知縣韓薰忤已奏調之僻地紹又爭之帝怒斥爲民以沈一貫救詔鑄一秩出之外給事中李應策御史李



炳等爭之帝益怒併薰斥爲民而奪應策等俸紹家居二十  
年光宗卽位起太常少卿天啓四年歷右副都御史巡撫河  
南宗室居儀封者爲盜窟紹列上其狀廢徙高牆臨漳民耕  
地漳濱得玉璽龍紐龜形方四寸厚三寸文曰受命於天旣  
壽永昌以獻紹紹聞之於朝畧言秦璽不足徵久矣今璽出  
適在臣疆旣不當復埋地下又不合私祕人間欲遣官恭進  
闕廷跡涉貢媚且至尊所寶在德不在璽故先馳奏聞候命  
進止昔王孫鬪不寶玉珩齊威王不寶照乘前史美之陛下  
尊賢愛士野無留良尙有一代名賢如鄒元標馮從吾王紀  
周嘉謨盛以弘孫愼行鍾羽正余懋衡曹于汴等皆憂國奉  
公白首魁艾其他詞林臺諫一鋼不起者竝皇國禎祥盛朝

珍寶臣不能汲致明庭徒獻符貢瑞臣竊羞之願陛下惟賢是寶在朝之忠直勿事虛拘在野之老成亟圖登進彼區區秦蠶之真僞又安足計哉魏忠賢方斥逐耆碩見之不悅命齋表官進之後忠賢勢益張排斥正人無虛日紹遂引疾歸崇禎六年薦起工部右侍郎越二年以年至四疏乞休去卒贈本部尙書

蕭近高字抑之廬陵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中書舍人擢禮科給事中甫拜官卽上疏言罷礦稅釋繫囚起廢棄三事明詔已頒不可中止帝怒奪俸一年頃之論江西稅使潘相擅刑宗人罪不報旣而停礦分稅之詔下相失利擅移駐景德鎮請專理窰務帝卽可之近高復力爭後江西撫按竝劾

相相以爲近高主之疏詆甚力近高疏辨復劾相疏雖不行相不久自引去屢遷刑科都給事中知縣滿朝薦諸生王大義等皆忤中使繫獄三年近高請釋之不報遼東稅使高淮激民變近高劾其罪請撤還帝不納反以淮誣奏逮同知王邦才參將李獲陽近高復論救會廷臣多劾淮者帝不得已徵還而邦才等繫如故無何極陳言路不通耳目壅蔽之患引秦二世靖康時謠爲戒中言閣臣李廷機身爲射的宜令引退未幾又言王錫爵密揭行私宜止毋名朱賡被彈六十餘疏不當更留皆不報故事六科都給事中率內外遞轉人情輕外百方規避近高自請外補吏部侍郎楊時喬請亟許以成其美乃用爲浙江右叅政進按察使以病歸起浙江左

布政使所至以清操聞泰昌元年召爲太僕卿廷議紅丸之  
案近高言崔文昇李可灼當斬方從哲當勒還故里張差謀  
逆有據不可蔽以風癩歷工部左右侍郎天啓二年冬引疾  
去御史黃尊素因言近高暨侍郎余懋衡曹于汴饒伸太僕  
少卿劉洪謨劉宗周竝辭榮養志清風襲人亟宜褒崇風勵  
有位詔許召還五年冬起南京兵部添注左侍郎力辭不允  
時魏忠賢勢張諸正人屏斥已盡近高不欲出遷延久之給  
事中薛國觀劾其玩命遂落職崇禎初乃復卒於家

翟鳳翀字凌元益都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歷知吳橋任丘  
有治聲徵授御史疏薦鍾羽正趙南星鄒元標等因言宋季  
邪詔之徒終日請禁僞學信口詆謫近年號講學者不幸類

此一丘一壑猶不相容安能蟬脫人世免贈繳哉出按遼東  
宰賽煖兔二十四營環開原而居歲爲邊患宰賽尤桀驁數  
敗官軍殺守將因挾邊吏增賞慶雲參將陳洪範所統止羸  
卒二千又恇怯不任戰鳳翀奏請益兵易置健將開原始有  
備又請所在建常平倉括贖緩節公費易粟備荒帝善其議  
命推行於諸邊故遼陽參將吳希漢失律聽勘以內援二十  
年不決且謀復官鳳翀一訊成獄置之大辟邊人快之帝因  
挺擊之變名見廷臣於慈寧宮大學士方從哲吳道南無所  
言御史劉光復方發口遽得罪鳳翀上言陛下名對廷臣天  
威開霽千載一時輔臣宜舉朝端大政如皇太子皇長孫講  
學福府莊田鹺引大僚空虛考選沉閣以及中旨頻降邊警

時聞水旱盜賊之相仍流移饑殍之載道一一縷奏於前乃緘默不言致光復以失儀獲罪光復一日未釋輔臣一日未可晏然也忤旨切責山東大饑以鳳翀疏遣御史過庭訓齋十六萬金賑之中官呂貴假奸民奏留督浙江織造再登提督九門誣奏市民毆門卒下兵馬指揮歐相之吏邢洪辱御史凌漢翀於朝給事中郭尙賓等劾之帝釋洪不問及漢翀爲廢將凌應登所毆洪復曲庇應登鳳翀抗疏極論貴登洪三人罪且曰大臣造膝無從小臣叩閣無路宦寺浸用政令多違實開羣小假借之端成太阿倒持之勢帝大怒謫山西按察司經歷而是時尚賓亦上疏極言比來擬旨不由內閣託以親裁言官稍涉同類輒云黨附將使大臣不肯盡言小

臣不敢抗論天下事尙可爲哉乞陛下明詔閣臣封還內降  
容納直諫以保治安忤旨謫江西布政司檢校閣臣及言官  
論救皆不納帝於章疏多不省故廷臣直諫者久不被譴至  
是二人同日謫官時稱二諫鳳翀既謫三遷天啓初爲南京  
光祿少卿四年以大理少卿進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魏忠  
賢黨御史卓邁汪若極連章論之遂削籍崇禎二年起兵部  
右侍郎尋出撫天津以疾歸卒贈兵部尙書尙賓字朝諤南  
海人鳳翀同年進士自吉安推官授刑科給事中遇事輒諫  
諍尤憤中官之橫嘗因事論稅使李鳳高家潘相頗稱敢言  
已竟謫官光宗時乃復起累官刑部右侍郎亦以不附忠賢  
削籍崇禎初爲兵部右侍郎卒贈尙書

畢懋康字孟侯歙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以中書舍人簡授御史言內閣不當專用詞臣邊臣失律者宜重按部郎田大年賀盛瑞中書舍人丁元薦以忤權要廢當雪疏留中視鹽長蘆畿輔多河渠湮廢不治懋康言保定清河其源發於滿城抵清苑而南十里則湯家口爲上牐又十里則清楊爲下牐順流東下直抵天津旁近易安諸州新安雄完唐慶都諸縣竝通舟楫仰其利二牐翹自永樂初修於嘉靖世日久頽圯急宜修復民間得以濟不通資灌漑而歲漕臨德二倉二十萬石餉保定易州紫荆諸軍足使士卒宿飽往者密雲昌平故不通漕萬曆初總督劉應節楊兆疏潮白二河陵泉諸水歲漕山東河南江北米各二十萬石以餉二鎮二鎮之軍



賴之此可倣而行也詔從之巡按陝西疏陳邊政十事劾罷副總兵王學書等七人請建宗學如郡縣學制報可改按山東擢順天府丞以憂去天啓四年起右僉都御史撫治邯陽懋康雅負器局敷歷中外與族兄懋良竝有清譽稱二畢懋良字師臯先懋康舉進士由萬載知縣擢南京吏部主事歷副使至左布政使俱在福建賑饑民減加派撫降海寇以善績稱懋康爲巡撫之歲懋良亦自順天府尹擢戶部右侍郎督倉場魏忠賢以懋康爲趙南星所引欲去之御史王際達劾其附麗邪黨遂削籍而懋良亦以不附忠賢爲御史張訥所論落職閒住兄弟相繼去國士論更以爲榮崇禎初起懋康南京通政使越二年召拜兵部右侍郎尋罷而懋良亦起

工部左侍郎會京師戒嚴尚書張鳳翔以下皆獲罪懋良得原致仕去久之懋康再起南京戶部右侍郎督糧儲旋引疾歸兄弟皆卒於家

陳邦瞻字德遠高安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授南京大理寺評事歷南京吏部郎中出爲浙江參政進福建按察使遷右布政使改補河南分理彰德諸府開水田千頃建滏陽書院集諸生講習士民祠祀之就改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上林土官黃德助弟德隆及子祚胤叛德助投田州土酋岑茂仁茂仁納之襲破上林殺德助掠妻子金帛守臣問狀詭言德助病亡乞以祚胤繼邦瞻請討於朝會光宗嗣位即擢邦瞻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遂移

師討擒之海寇林莘老嘯聚萬餘人侵掠海濱邦瞻扼之不  
得逞澳夷築室青州奸民與通時侵內地邦瞻燔其巢召拜  
工部右侍郎未上改兵部進左天啓二年五月疏陳四事中  
言客氏旣出復入乃陛下過舉輔臣不封還內降引義固爭  
致罪謫言者再蹈拒諫之失其何解於人言疏入忤旨譙讓  
尋兼戶工二部侍郎專理軍需明年卒官詔贈尙書邦瞻好  
學敦風節服官三十年吏議不及

董應舉字崇相閩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除廣州教授與稅  
監李鳳爭學傍墾地鳳舍人馳騎文廟前繫其馬用是有名  
遷南京國子博士再遷南京吏部主事名爲文選主事歷考  
功郎中予告歸起南京大理丞四十六年閏四月日中黑子

相鬪五月朔有黑日掩日日無光時遼東撫順已失應舉言  
日生黑膏乃強敵侵陵之徵急宜勤政修備以消禍變因條  
上方畧帝置不省天啓改元再遷太常少卿督四夷館二年  
春廣寧告警京師恟懼朝士有託故移家者應舉請斬之以  
勵廷臣且陳急務數事極言天下兵耗民離疆宇日蹙由主  
威不立國法不行所致帝以謂應舉知兵令專任較射演武  
已上言保衛神京在設險營屯昔李泌營關中韓重華營代  
北曹操許下諸葛五丈原皆在兵戈擾攘時今宜急圖未可  
更緩遂擢應舉太僕卿兼河南道御史經理天津至山海屯  
務應舉以責太重陳十難十利帝悉敕所司從之乃分處遼  
入萬三千餘戶於順天永平河間保定詔書褒美遂用公筭

六千買民田十二萬餘畝合闕田九十八萬畝廣募耕者畀  
工廩田器牛種濬渠築防教之藝稻農舍倉廨塲圃舟車畢  
具費二萬六千而所收黍麥穀五萬五千餘石廷臣多論其  
功就進右副都御史天津葛沽故有水陸兵二千應舉奏令  
屯田以所入充歲餉屯利益興五年六月朝議以屯務旣成  
當廣鼓鑄乃改應舉工部右侍郎專領錢務開局荊州尋議  
給兩淮鹽課爲鑄本命兼戶部侍郎并理鹽政應舉至揚州  
疏請釐正鹽規議商人補行積引增輸銀視正引之半爲部  
議所格應舉方奏析而巡鹽御史陸世科惡其侵官劾之魏  
忠賢傳旨詰讓御史徐揚先遂希指再劾落職閒住崇禎初  
復官應舉好學善文其居官慷慨任事在鄉里好興利捍患

比沒海濱人祠祀之

何士晉字武莪宜興人父其孝得士晉晚族子利其貲結黨致之死繼母吳氏匿士晉外家讀書稍懈母輒示以父血衣士晉感厲與人言未嘗有笑容萬曆二十六年舉進士持血衣愬之官罪人皆抵法初授寧波推官擢工科給事中首疏請通章奏緩聚斂俄言袞職有闕廷臣言雖逆耳每荷優容獨論及輔臣必欲借主威以洩憤是陛下負拒諫之名輔臣收固寵之實天下所以積憤輔臣而不能平也如孫鑛郭子章戴耀沈子木宜舍不舍公論乖違輔臣賡安得不任其咎無何劾左都督王之楨久掌錦衣爲內閣爪牙中樞心腹又劾大學士王錫爵逢君賊善名命宜停戶部尙書趙世卿議

國無大臣體已復言朝端大政宜及今早行者在放輔臣以清政地罷大臣被論者以仲公議斥王之楨以絕禍源釋卞孔時王邦才等以蘇冤獄初皇長孫生有詔起廢列上二百餘人閱三年止用顧憲成等四人士晉請大起廢籍瑞王將婚詔典禮視福王費當十九萬初帝弟潞王婚費不及其半士晉請視潞王帝將崇奉太后詔建靈應宮士晉以非禮力爭且曰聖母所注念者東宮出講諸王早婚與遺賢之登進也乃諸臣屢請不應而不時內降者非中貴之營求卽鬼神之香火何耶帝皆不省未幾有張差挺擊之事王之案鉤得差供帝遷延不決士晉三上疏趣之當是時變起非常中外咸疑謀出鄭國泰然無敢直犯其鋒者郎中陸大受稍及之

國泰大懼急出揭自明人言益籍籍士晉乃抗疏曰陛下與東宮情親父子勢共安危豈有禍逼蕭牆不少動念者候命踰期旁疑轉棘竊詳大受之疏未嘗實指國泰主謀何張皇自疑乃爾因其自疑人益不能無疑然人之疑國泰不自今日始也陛下試問國泰三王之議何由起閏範之序何由進妖書之毒何由搆此基禍之疑也孟養浩等何由杖戴士衡等何由戍王德完等何由錮此挑激之疑也南宗順刑餘也而陰募死士千人謂何順義王外寇也而各宮門守以重兵謂何王曰乾逆徒也而疏中先有龐保劉成名姓謂何此不軌之疑也此三者至今未有以解於天下積疑至今日忽有張差一事正與往者舉措相符安得令人不疑且今日之疑



國泰又非張差一事已也恐騎虎難下駭鹿走險一擊不效別有陰謀陛下不急護東宮則東宮爲孤注萬一東宮失護而陛下又轉爲孤注矣國泰欲釋人疑惟明告貴妃力求陛下速執保成下吏如果國泰主謀是乾坤之大逆九廟之罪人非但貴妃不能庇卽陛下亦不能庇也借劍尙方請自臣始或別有主謀無預國泰事請令國泰自任凡皇太子皇長孫起居悉屬國泰保護稍有疎虞罪卽坐之則臣與在廷諸臣亦願陛下保全國泰身家無替恩禮若國泰畏有連引預熒惑聖聰久稽廷訊或潛散黨與俾之遠逃或陰斃張差以冀滅口則罪愈不容誅矣惟聖明裁察疏入帝大怒欲罪之念事已有跡恐益致人言而吏部先以士晉爲東林黨擬出

爲浙江僉事候命三年未下至是帝急簡部疏命如前擬吏部言闕官已補矣請改之帝不許命調前補者吏部又以士晉積資已深秩當參議帝怒切責尙書奪郎中以下俸士晉之官四年移廣西參議光宗立擢尙寶少卿遷太僕天啓二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安南入犯督將吏屢擊却之四年擢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明年四月魏忠賢大熾爭挺擊者率獲罪御史田景新希旨誣叛臣安邦彥賄士晉十萬金阻援兵遂除士晉名徵賄助餉士晉憤鬱而卒有司徵贓急家人但輸數百金產已罄會莊烈帝立獲免復官賜恤大受字凝遠武進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行人屢遷戶部郎中福王將之藩詔賜莊田四萬頃大受請大

減田額因劾鄭國泰驕恣亂法狀疏留中王之寀發張差事  
大受抗疏言青宮何地張差何人敢白晝持梃直犯儲躡此  
乾坤何等時耶業承一內官何以不知其名業承一大第何  
以不知其所彼三老三太互相表裏而霸州武舉高順寧者  
今皆匿於何地柰何不嚴竟而速斷耶戶部主事蒲州張庭  
者大受同年生也亦上言奸人突入大內狙擊青宮陛下宜  
何如震怒立窮主謀乃廷臣交章一無批荅何也君側藏奸  
上下蒙蔽皆由陛下精神偏注皇太子召見甚稀而前此冊  
立選婚及近時東宮出講郭妃卜葬諸事陛下皆弗勝遲回  
強而後可彼宦寺者安得不妄生測度陰蓄不逞以僥倖於  
萬一哉皆不報大受尋出爲撫州知府以清節著聞居二年

徐紹吉韓浚以京察奪其官庭再遷郎中被齟齬引退抑鬱以死又有聞喜李倬者爲刑部郎中當諸司會鞫時張差語涉逆謀郎中胡士相等相顧不敢錄倬力爭乃得入獄詞遂爲鄭氏黨所惡及遷鳳翔知府諸黨人以言懾之竟不敢之任後復中以京察卒於家天啓初御史張愼言方震孺魏光緒楊新期交章訟三人冤乃贈庭倬光祿少卿大受起補韶州已都御史高攀龍請加庭倬廕諡不果大受未幾卒

林材字謹任閩縣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舒城知縣擢工科給事中吏部推鄭洛戎政尙書起張九一貴州巡撫材極言兩人不當用九一遂罷王錫爵赴召材疏論并及趙志臯張位再請建儲豫教又爭三王竝封之謬屢遷吏科都給事中

劾罷南京尚書郝杰徐元泰經畧宋應昌惑沈惟敬言力請封貢材乞斬應昌惟敬不報志臯位擬旨失當材抗疏駁之二十二年夏六月西華門災材偕同官上言切指時政缺失帝愠甚以方修省不罪吏部推顧養謹總理河道材論止之兵部將大敘平壤功材力詆石星罔上星乃不敢濫敘其冬復率同官言成憲不當爲祭酒馮夢禎不當爲詹事劉元震不當爲吏部侍郎帝積前憾言材屢借言事誣謗大臣今復暗傷善類乃貶三官餘停俸一歲會御史崔景榮等論救再貶程鄉典史材遂歸里不出光宗卽位始起尙寶丞再遷太僕少卿還朝未幾卽乞歸天啓中起南京迪政使卒崇禎初贈右都御史

洪文衡字平仲歙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帝將封皇長子爲王偕同官賈巖合疏爭尋改禮部與郎中何喬遠善喬遠坐誥誤被謫文衡已遷考功主事竟引疾歸後帝大斥吏部諸郎文衡已改南京工部歷郎中力按舊章杜中貴橫索節冗費爲多官工部九年進光祿少卿改太常督四夷館中外競請起廢帝率報寢久之乃特起顧憲成憲成已辭疾忌者猶憚其進用御史徐兆魁首疏力攻之文衡慮帝惑兆魁言抗章申雪因言今兩都九列強半無人仁賢空虛識者浩嘆所堪選擇而使者祇此起廢一途今憲成尙在田間已膺羅網俾聖心愈疑連茹無望貽禍賢者流毒國家實兆魁一疏基之矣尋進大理少卿以憂去泰昌元年起太常卿

光宗既崩議升祔文衡請祧睿宗曰此肅宗一時崇奉之情不合古誼且睿宗嘗爲武宗臣矣一旦加諸其上禮旣不合情亦未安當時臣子過於將順因仍至今夫情隆於一時禮垂於萬世更定之舉正在今時疏格不行未幾卒贈工部右侍郎文衡天性孝友居喪斷酒肉不處內者三年生平不妄取一介喬遠字穉孝晉江人萬曆十四年進士除刑部主事歷禮部儀制郎中神宗欲封皇長子爲王喬遠力爭不可同官陳泰來等言事被謫抗疏救之石星主封倭而朝鮮使臣金晬泣言李如松沈惟敬之誤致國人束手受刃者六萬餘人喬遠卽以聞因進累朝馭倭故事帝頗心動而星堅持已說疏竟不行坐累謫廣西布政司經歷以事歸里居二十餘

年中外交薦不起光宗立召爲光祿少卿移太僕王化貞駐  
兵廣寧主戰喬遠畫守禦策力言不宜輕舉無何廣寧竟棄  
天啓二年進左通政鄒元標建首善書院朱童蒙等劾之喬  
遠言書院上梁文實出臣手義當并罷語侵童蒙進光祿卿  
通政使五疏引疾以戶部右侍郎致仕崇禎二年起南京工  
部右侍郎給事中盧兆龍劾其衰庸自引去喬遠博覽好著  
書嘗輯明十三朝遺事爲名山藏又纂閩書百五十卷頗行  
於世然援据多舛云

陳伯友字仲怡濟寧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授行人擢刑科  
給事中甫拜命卽劾罷河南巡撫李思孝俄論鄒之麟科場  
弊宜勘奄豎辱駙馬再興讓宜置之法楚宗英嫖蘊鈔良吏



滿朝薦土邦才等宜釋已又言陛下清明之心不幸中年爲  
和所惑皇皇焉若不足以致財匱民艱家成徹骨之貧人抱  
傷心之痛今天下所以杌隉傾危而不可救藥者此也又言  
李廷機去國操縱不出上裁至外而撫按內而庶僚去留無  
所斷決士大夫意見分歧議論各異陛下漫無批荅曷若盡  
付外廷公議於以平曲直定國是乎帝皆不省熊廷弼爲荆  
養喬所訐伯友與李成名等力主行勘旣又陳時政四事言  
擬旨必由內閣昨科臣曾六德之處分閣臣葉向高之典試  
悉由內降而福王之藩之旨亦於他疏批行非獨褻天言抑  
且貽隱禍法者天下所共黜國公沐昌祚請令其孫啓元代  
鎮已非法矣乃撫按據法請勘而以內批免之疑中有隱情

御史呂圖南改提學此爭爲賢彼爭爲不肖孟息兩家戈矛共圖軍國大計福王應之藩久今春催請不下數百疏何以忽易期疏亦留中尋以艱去及服除廷議多排東林遂不出至四十六年以年例卽家除河南副使天啓四年屢遷太常寺卿治少卿事楊漣劾魏忠賢伯友亦借卿胡世賞等抗疏極論明年十二月御史張樞劾其依附東林遂削奪莊烈帝卽位詔復官未及用而卒成名字寰知太原衛人祖應時南京戶部員外郎以清白著成名舉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授中書舍人擢吏科給事中疏陳銓政失平語侵尙書趙煥俄請釋羸臣滿朝薦言朝薦不釋則諸璫日肆國家患無已吏部侍郎方從哲中旨起官成名抗疏劾之并及其子恣橫狀從

哲求去帝不許時黨人日攻東林成名遂移疾歸家居五年起山東副使天啓初遷湖廣參政入爲太僕少卿四年春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魏忠賢以成名爲趙南星所用因所屬給由犯御諱除其名爲巡撫止八月士民祠祀焉崇禎改元召拜戶部右侍郎以左侍郎專理邊餉京師戒嚴改兵部帝召對平臺區畫兵事甚悉數月而罷卒於家

朱吾弼字諧卿高安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寧國推官徵授南京御史大學士趙志臯族弟學仕爲南京工部主事以賊敗兩京刑部因志臯故輕其罪議調饒州通判吾弼疏論竟謫戍之奏請建國本簡閣臣補言官罷礦稅不報山西巡撫魏允貞爲稅使孫朝所訐吾弼乞治朝欺罔罪廣東稅使李

鳳乾沒奸人王遇桂請稅江南田契吾弼皆疏論其罪時無  
賴子蠡起言利廷臣輒連章力爭帝雖不盡從亦未嘗不容  
其切直雷震皇陵吾弼請帝廷見大臣講求祖宗典制次第  
舉行與天下更始尋復言陛下孝敬疎於郊廟湯厲弛於朝  
講土木盛宮苑榛蕪遍殿庭羣小橫中外正士困囹圄閭閻  
以礦稅竭郵傳以輸輓疲流亡以水旱增郡縣以徵求困草  
澤生心衣冠喪氣公卿不能補牘臺諫無從引裾不可不深  
察而改圖也未言禮部侍郎郭正域疾惡嚴居已峻不可以  
楚事棄先是楚假王議起首輔沈一貫陰左右王以正域請  
行勘嗾其黨錢夢臯輩逐之去舉朝無敢留正域及言楚事  
吾弼獨抗章申理而御史林秉漢以楚宗人戕殺巡撫亦

請詳勘且言王旣非假何憚於勘吾弼秉漢遂爲一貫等所惡會夢臯京察將黜遂訐秉漢爲正域鷹犬語侵沈鯉楊時喬溫純秉漢坐貶貴州按察司檢校而夢臯得留郎中劉元珍論之反獲譴吾弼復疏直元珍請黜夢臯因力詆一貫亦忤旨停俸一年遂移疾去居三年起南京光祿少卿名爲大理右丞齊楚浙三黨用事吾弼復辭疾歸熹宗立召還累遷南京太僕卿天啓五年爲御史吳裕中劾罷秉漢字伯昭長泰人按廣東亦再疏劾李鳳旣謫尋移疾歸卒於家天啓中贈太僕少卿



明史藁

列傳第一百二十五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

編撰

滿朝薦

江秉謙

侯震暘

倪思輝  
朱欽相

王心一

王允成

李希孔  
毛士龍

滿朝薦字震東麻陽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授咸寧知縣有

廉能聲稅監梁永縱其下劫諸生橐朝薦捕治之永怒劾其

擅刑稅役詔鑄一官大學士沈鯉等論救不聽會巡撫顧其

志極論永貪殘狀乃復朝薦官奪俸一歲無何永遣人蠱巡

按御史余懋衡事覺朝薦捕獲其人永懼率眾擐甲入縣庭

吏卒早爲備無所掠而去城中數夜驚言永反或謂永宜自

明永遂下教自白不反狀然蓄甲者數百而朝薦助懋衡操之急諸惡黨多亡去朝薦追之渭南頗有所格傷永懼使使繫書髮中入都訟朝薦劫上供物殺數人投屍河中帝震怒立遣使逮治時三十五年七月也既至下詔獄撈掠遂長繫中外論救自大學士朱賡以下百十疏最後四十一年秋萬壽節將屆用大學士葉向高請乃與王邦才卞孔時並釋歸光宗立起南京刑部郎中再遷尚寶卿天啓二年遼東地盡失海內多故而廷臣方植黨逞浮議朝薦深慮之疏陳時事十可憂七可怪語極危切尋進太僕少卿復上疏曰比者風霾曠晦星月晝見太白經天四月雹六月冰山東地震畿內霖潦天地之變極矣四川則奢崇明叛貴州則安邦彥叛山



東則徐鴻儒亂民人之變極矣而朝廷政令乃顛倒日甚一乞骸耳周嘉謨劉一燦顧命之元老以中讒去孫慎行守禮之宗伯以封典去王紀執法如山之司寇以平反去皆漠不顧惜獨惓惓於三十疏劾之沈灌卽去而猶加異數焉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建言耳倪思輝朱欽相等之削籍已重箝口之嗟周朝瑞惠世揚等之拂衣又中一網之計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邊筴耳西部索百萬之貲邊臣猶慮其未飽健兒乞錙銖之餉度支尚謂其過奢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棄城耳多年議確之犯或以庇厚而緩求旬日矜疑之輩反以妬深而苛督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緝奸耳正罪自有常律平反原無溢條遼陽之禍起於袁應泰之大納降人降人盡

占居民婦女故遼民發憤招敵攻城事發倉卒未聞有何人獻送之說也廣寧之變起於王化貞之誤信西部取餉金以啖插而不給卒伍以故人心離散敵兵過河又不聞西部策應遂至手足無措抱頭鼠竄亦事發倉卒未聞有何人獻送之說也深求奸細不過爲化貞卸罪地耳王紀不欲殺人媚人反致削籍祖宗朝有是顛倒乎若夫閣臣之職在主持清議今章疏有妬才壞政者非惟不斥也輕則兩可重則竟行其言矣有極奸報國者非惟不納也輕則見讓重則遞加黜罰矣元有恨者沈灌賄盧受得進及受敗又交通跋扈之奄以樹威振瑾僨裂之禍皆淮作偏而放流不加他若戚畹豈不當檢何至以闡寺之讒斃其三僕三官分有常尊何至以

傾國之昵僭逼母儀此皆顛倒之甚者也顧成於陛下者什之一二成於當事大臣者十之八九臣誠不忍見神州陸沈祈陛下終覽臣疏與閣部大臣更絃易轍悉軌祖宗舊章臣卽從逢于於地下猶生之年旣奏魏忠賢激帝怒降旨切責褫職爲民大學士向高申救甚力帝不納已忠賢黨撰東林同志錄朝薦與焉竟不復用崇禎二年薦起故官未上卒

江秉謙字兆豫歙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除鄞縣知縣用廉能徵擬授御史久不得命以葬親歸光宗立命始下入臺侃侃言事天啓元年首陳君臣虛已奉公之道規切甚至戶部尚書李汝華建議與屯請專遣御史三年課績所墾足抵年例餉銀卽擢京卿秉謙力駁其謬因言汝華尸素宜亟罷汝

華疏辨秉謙再劾之瀋陽既失朝士多思熊廷弼而給事中  
郭鞏獨論廷弼喪師悞國請并罪閣臣劉一燝秉謙憤力頌  
廷弼保守危疆功且曰今廷弼勦覆已明議者猶以一人私  
情沒天下公論寧壞朝廷封疆不忘胸中畛域章下廷議會  
遼陽復失廷弼旋起經畧鞏坐妄議奪官遂與秉謙爲讐廷  
弼既鎮山海議遣使宣諭朝鮮發兵牽制副使梁之垣請行  
廷弼喜請付二十萬金爲軍貲兵部尚書張鶴鳴不予秉謙  
抗疏言之言中樞與經畧當同心共濟今乃相左禍敗有不  
忍言者鶴鳴怒力詆秉謙朋黨秉謙疏辨黨禍帝不罪鶴鳴  
既抑廷弼專庇巡撫王化貞朝士多附會之帝以經撫不和  
詔廷臣議秉謙言陛下再起廷弼委以重寄曰疆場事不從

中制乃數月以來廷弼不得措手足呼號日聞辨駁踵至執  
爲詞者曰經撫不和化貞主戰廷弼主守耳夫廷弼非專言  
守謂守定而後可戰也化貞銳意戰卽戰勝可無事守乎萬  
一不勝又將何以守此中利害夫人知之乃一則無言不從  
一則無策不棄豈真不明於戰守之說但從化貞廷弼起見  
耳陛下旣命廷弼節制三方則三方之進戰退守當一一聽  
其指揮乃化貞欲進則使廷弼從之進欲退則使廷弼隨之  
退化貞倏進倏退則使廷弼進不知所以戰退不知所以守  
是化貞有節制廷弼之權而廷弼未嘗有節制三方之權也  
故今日之事非經撫不和乃好惡經撫者不和非戰守之議  
論不合乃左右經撫者之議論不合請專責廷弼實圖戰守

宋譏首輔葉向高兩可含糊勢必兩可掣肘安能責成功語極切至後朝議方撤廷弼而化貞已棄廣寧遁秉謙益憤以職方郎耿如杞附和鶴鳴力助化貞排廷弼致封疆喪失連疏攻之并援世宗戮丁汝夔故事乞亟宣鶴鳴於法帝以鶴鳴方行邊不當輕詆奪秉謙俸半歲如杞不問秉謙復上疏言鶴鳴一入中樞卽排廷弼初不過鹵莽而無遠識旣乃至兇狠而動殺機明知西部間諜俱虛戰守參差難合乃故自欺以欺朝廷何處有機會而曰機會可乘何日渡河而曰渡河必勝旣欲驅經畧以出關而不肯付經畧以節制旣欲置廷弼於廣寧而未嘗移化貞於何地破壞封疆之罪可置弗問哉且化貞先棄地先逃猶曰功罪相半卽此一言縱寸斬

鶴鳴不足贖其欺君悞國罪乃猶敢哆口定他人罪案耶當是時大學士沈淮潛結中官劉朝乳媪客氏募兵入禁中與內操給事中惠世揚周朝瑞等十二人再疏力攻秉謙與焉并詆朝及客氏內外胥怨遂假劾鶴鳴疏出秉謙於外無何郭鞏召還交通魏忠賢力沮秉謙是冬皇子生言官被謫者悉召復獨秉謙不與家居四年閩忠賢益亂政憂憤病卒旣而忠賢黨御史卓邁追劾秉謙保護廷弼遂削籍崇禎初復官

侯震暘字得一嘉定人祖堯封監察御史忤大學士張居正外轉累官至福建右參政有廉直聲震暘舉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行人天啓初擢吏科給事中是時保姆奉聖夫人客

氏方擅寵與魏忠賢及大學士沈漼相表裏勢燄張甚既遣  
出宮熹宗思念流涕至日旰不御食遂宣諭復入震暘上疏  
曰禮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魯昭公慈母死欲爲之練冠  
有司執論乃止夫慈母職兼教養猶思以義絕况么麼里婦  
可數昵至尊哉女德無極高明不祥陛下卽爲客氏富貴計  
亦當裁抑以示保全不宜異數隆恩寵而益之毒且陛下始  
而遲其出可也出而復入宮闈禁地姦璫羣小睥睨其側內  
外鈎連借叢煬竈有不忍言者昔王聖寵而煽江京李閔之  
奸趙嬈寵而構曹節王甫之變禍貽宗社良可寒心疏上不  
省會遼事方棘經畧熊廷弼巡撫王化貞相牴牾兵部尚書  
張鶴鳴右化貞議者遂欲移廷弼與化貞畫地任事震暘逆



知其必敗疏言事勢至此陛下宜遣問經臣果能加意訓練則進止遲速不從中制雖撤撫臣一以付之無不可者如不然則督其條晰陳奏以聽吏議據拾殘局專任化貞此一說也不則移廷弼密雲而出本兵爲經畧鶴鳴素慷慨自命與其事敗同罪不若挺身報國此又一說也不則遂以經畧授化貞擇沈深有謀者代任巡撫以資後勁此又一說也不則直移廷弼於登萊終其三方布置之策與化貞水陸相犄角此又一說也若復遷延猶豫必償國事疏上方有旨集議而我

朝兵已破廣寧矣化貞廷弼相率入關門猶數奉溫旨責以戴罪立功震暘大憤懣再疏言臣言不幸驗矣爲今日計論

法不論情河西未壞以前舉朝所惜者什七在化貞今不能爲化貞惜也河西旣壞以後舉朝所寬者什九在廷弼今亦不能爲廷弼寬也策撫臣者謂宜責令還赴廣寧聯屬西部然而詹庫已竭其能赤手效包胥乎策經臣者謂宜仍責守關然所謂守者將如廷弼前議三十萬兵數十萬餉以圖後效乎抑止令率殘卒出關外姑示不殺乎凡此無一可者廟堂之上欲行法則牽於情欲徇情則制於法及今不定逃臣之律殘疆其奚賴焉其後治失事罪蓋畧如震暘疏云已遂劾大學士沈澹結納奉聖夫人及諸中官爲朋黨具發其搆殺故監王安狀忠賢卽日傳旨謫震暘震暘陛辭復上田賦河渠二議以逐臣不當建議再鑄二級以歸震暘在垣八月

章奏凡數十上崇禎初召復故官震暘已前卒因其子辛事  
嗣曾請特贈太常少卿方震暘之論客氏也給事中祁門倪  
思輝臨川朱欽相疏繼之思輝言臣願陛下孺慕之誠用之  
於慶陵勿用之於乳媪欽相言欲除外患先去女戎客氏出  
入自如其出也弄威柄以招搖輦轂其入也播流言以熒惑  
聖聰濁亂宮闈干預朝政援引儉佞傾害善良勢所必至帝  
大恚並貶三官大學士劉一燝尚書周嘉謨侍郎王德完給  
事中李遇知御史方遠宜等交章論救帝皆不納御史吳縣  
王心一言之尤切帝怒貶官如之心一同官龍谿馬鳴起復  
抗疏諫且言客氏六不可畱帝議加重譴用一燝等言奪俸  
一年先是元年正月客氏未出宮詔給土田二十項爲護墳

香火貲又詔魏進忠侍衛有功待陵工告竣並行叙錄心一  
抗疏言陛下眷念二人加給土田明示優錄恐東征將士聞  
而解體況梓宮未殯先念保姆之香火陵工未成強入奄侍  
之勤勞於理爲不順於情爲失宜不報至是與思輝欽相並  
貶廷臣請召還者十餘疏皇子生詔思輝欽相心一鳴起並  
復故官欽相等擢太僕少卿楊漣旣劾魏忠賢欽相亦抗疏  
極論五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討賊楊六蔡三鍾六等  
有功旋以忤忠賢除名思輝崇禎時終南京督儲尚書心一  
終刑部侍郎鳴起終南京右都御史

王允成字述文澤州人萬曆中舉於鄉除獲鹿知縣以治行  
異等徵授南京御史時甲科勢重乙科多卑下之允成體貌

魁梧才氣颯發欲凌甲科出其上首疏論遼左失事諸臣請  
正刑辟熹宗卽位廷臣方爭論挺擊移宮事而帝降兩諭罪  
選侍因言移宮後相安狀大學士方從哲封還上諭允成陳  
保治十事中言張差闖宮說者謂風癩青宮豈發風之地龐  
保劉成豈並風之人言念及此可爲寒心今鄭氏四十年之  
恩威猶在卵翼心腹實繁有徒陛下當思所以防之比者聖  
諭多從中出當則開燭竈之端不當而臣下爭執必成反汗  
之勢孰若事無大小盡歸內閣且陛下冲齡踐阼政事未練  
借聽貂璫左右前後未必無熒惑假借之慮願爲紀言紀事  
之法今日某璫作何事明日某璫發何言上所欲行而某璫  
請止上所欲罷而某璫請行臨朝一一對臣下言之孰是孰

非可以立辨而中涓之邪謀不攻自破至元輔方從誓屢劾  
不去陛下於選侍移官後發一勅諭不過如常人表明心跡  
耳從摺輒封還夫封后之命都督之命貶謫周朝瑞之命何  
皆不封還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矣語甚剴切姚宗文閱視  
遼左與熊廷弼相失歸而鼓同列攻之允成惡其奸再疏論  
列天啓元年疏請卹先朝直臣列楊天民等三十六人以上  
帝納之俄陳任輔弼擇經畧愼中樞專大帥更戎政嚴賞罰  
數事末言方今最可慮者陛下孤立禁中先朝怙權恃寵諸  
奄與今日左右近習互相忌嫉恐乘機肆毒彼此相戕夫防  
護禁庭責在內閣及司禮務令潛消默化俾聖躬與皇弟並  
得高枕無憂斯爲根本至計時趨其言已劾刑部尚書黃克

續倡言保護選侍貽悞賈繼春又曲庇盜寶內侍至辨御史  
焦源溥綱常一疏刺謬特甚已極論內降及畱中之害末復  
規切閣部大臣忤旨停俸給事中毛士龍劾府丞邵輔忠允  
成亦偕同官李希孔斥輔忠已極言綱紀廢弛請戒姑息破  
因循指斥時事甚悉當是時中貴劉朝魏進忠與乳媪客氏  
相倚爲奸允成憤抗疏歷數其罪畧言陛下邇來以遊戲爲  
恆事視詩書若寇讐厭忠言之逆耳樂諂媚之易親賢輔之  
言不信而儉夫佞人則信之臺省之疏不信而微言冷語則  
信之端人直士未見其親宦官官妾偏覺其昵惟劉朝客氏  
魏進忠用事而已關雎之好合曾幾何時而三宮有寂寞之  
恨范氏之得寵何時選入而突然有慧妃之封海內疑之且

爲陛下危矣陛下試思先帝時情景與我共心腹者誰乎試思移宮時形勢爲我防不測者誰乎內廷顧命之璫犬食其餘不蒙帷蓋之澤外廷顧命之老中旨趣出立見田里之收以小馬爲馳騁之資誰啓盤于游田之漸以大臣爲釋忿之地誰啟拂其考長之心劉朝輩初亦不預外事自沈灌邵輔忠導之遂恣肆無忌浸假而王心一倪思輝朱欽相斥矣浸假而司空用陪推矣浸假而中旨用考官矣是易置大臣之權在二豎也近者弄權愈甚逐大臣如振落王紀滿朝薦並削職爲編氓是驅除大臣之權在二豎也科臣遷改自有定叙給假推陞往例皆然乃惡周朝瑞之正直忽有不許推用之旨是轉遷百官之權在二豎也秦藩以小宗繼大宗諸子



不得封郡王祖制昭然乃部科爭之不獲相繼而去是進退  
諸藩之權在二豎也招權納賄作福作威二豎弄權於外客  
氏主謀於中王振劉瑾之禍將復見今日疏入進忠輩切齒  
允成復特疏論秦府濫恩之謬帝終不省三年六月允成又  
劾魏進忠言外廷受遺之臣因孫杰一疏而去內廷受遺之  
臣因霍維華一疏而去忠肝義膽之王紀萬死一生之滿朝  
薦接踵削籍而當代師表如鄒元標馮從吾孫愼行輩顧命  
重臣如周嘉謨楊漣輩臺省直臣如毛士龍熊德陽江秉謙  
侯震暘周朝瑞惠世揚夏之令輩詞林直臣如文震孟鄭鄮  
輩或立遭貶斥或自遜遐荒皆誰爲之也進忠見疏益恨明  
年趙南星爲吏部知允成賢調之於北未幾南星被逐御史

張訥劾南星調允成非法遂除名後給事中陳維新復劾允成貪險詔撫按提問坐以贓私莊烈帝嗣位以允成嘗請保護皇弟識其名召復故官未幾卒當天啓初東林方盛其臣張聯絡者率在言路允成居南與北相應和時貴多畏其鋒然諤諤敢言屢犯近倖其風采足重云希孔字子鑄三水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擢南京御史給事中姚宗文閱遼東軍排經畧熊廷弼希孔連疏劾之言其可駭者二不解者三已又糾宗文阻抑考選以令旨二字抗言繳還湯先帝非常之德泰昌元年冬陳時政七事天啓改元與允成劾邵輔忠已請宥言官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三年上折邪議以定兩朝實錄疏言神光兩朝宮闈之際難言之矣然而

不能掩也乃纂修將欲告竣而擁戴鄭氏者敢於翻騰筆舌  
遷變是非舉君父憂危鬱抑之苦境置之罔聞奸雄睥睨攘  
竊之顯謀同於風影天下忠臣義士之所隕首濺血爭大計  
者轉成大罪案則何以稱實錄而亂臣賊子復何懼之有請  
得而直折之夫昔鄭氏謀危國本而左袒之者莫彰著於三  
王並封之事今秉筆者不謂非也且推其功至與陳平狄仁  
傑並此其說不可解也當日並封未有旨輔臣王錫爵蓋先  
有密疏請也迨旨下禮部而王如堅朱維京涂一臻王學會  
岳元聲顧允成于孔兼等苦口力爭又其責讓錫爵於朝房  
於是錫爵始知大義之不可違而天下之不我予隨上疏檢  
舉而封事停也假令如堅等不死爭朝房不責讓將並封之

事遂以定而子以母貴之說且徐邀定策國老之勛而乃飾之云旋命旋引咎事遂以止嗟乎此可爲錫爵諱乎哉且聞錫爵語人曰王給事中遺悔否以故事關國本諸臣槁項黃馘終錫爵世不復起不知前代之安劉復唐者誰阨王陵使之不見天日乎曾剪除張柬之桓彥範等五人而令齋志以沒乎臣所以折邪議者一也其次又莫彰於張差闖宮之事而秉筆者猶謂無罪也且輕其事而列王大臣貫高事爲辭此其說又不可解也王大臣之徒手而闖至乾清宮門也馮保怨舊輔高拱置刃其袖挾使供之非實事也張差之挺誰授之而誰使之乎貫高身無完膚而詞不及張敖故漢高得釋放不問可與張差之事造謀主使口招歷歷者比乎昔寬

處之以全倫今直筆之以存實以戒後自兩不相妨而奈之何欲諱之且諱之以爲君父隱可也爲亂賊輩隱則何爲臣所以折邪議者二也至封后遺詔自古未有帝崩立后者神祖肯抑情於臨御數十年而乃忽欲加號於彌留之後乎此不過貴妃私人謀假母后之尊以弭罪狀故稱遺詔以要必行奈何猶稱先志重誣神祖而陰爲阿附傳封者開一面也臣所以折邪議者三也先帝之令德考終自不宜謂因藥致崩被不美之名而當日在內視病者烏可於積勞積虛之後投攻尅之劑羣議洶洶方蓄疑慮變之深顧遽值先帝升遐而又有下藥之事安得不痛之恨之疾首頓足而深望之乃討奸者憤激而甚其詞庇奸者借題以逸其罰君父何人臣

子可以僥倖而嘗試乎臣所以折邪議者四也先帝之繼神廟棄羣臣也兩月之內鼎湖再號陛下孑然一身怙恃無託宮禁深閤狐鼠實繁其於杜漸防微自不得不倍加嚴慎卽不然而以新天子儼然避正殿讓一先朝宮嬪萬世而下謂如何國體此楊漣等諸臣所以權衡輕重亟以移宮請也宮已移矣漣等之心事畢矣本未嘗居以爲功何至反以爲罪而禁錮之擯逐之是誠何心卽選侍久侍先帝生育公主諸臣未必不力請於陛下加之恩禮今陛下旣安選侍又未嘗不安有何冤抑而汲汲皇皇爲無病之沈吟臣所以折邪議者五也抑猶有未盡者神祖與先帝所以處父子骨肉之際仁義孝慈本無可以置家卽當年母愛子抱外議誼譁然雖

有城社媒孽之奸卒不以易祖訓立長之序則愈足見神祖之明聖與先帝之大孝何足諱何必諱又何可諱若謂言及鄭氏之過便傷神祖之明則我朝仁廟監國危疑何嘗爲成祖之累而當時史臣直勒之汗青並未聞有嫌疑之避也何獨至今而立此一說巧爲奸人脫卸使昔日不能寘之罪今日不容著之書何可訓也夫王之寀亦幸存者耳陸大受李倖張庭等則墓草宿矣生前三斥自甘歿後九原不作而擁戴寵妃謀危國本猶得賞延於世繇此言之誰不爲欲富貴人哉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而日以排害孤忠則自親附劉朝諸臣黃克纘邵輔忠等倡之輔忠迎合劉朝傾毛士龍彼其所謂不好名者如此今史局開公道明而坐視奸輩陰謀

辨言亂義將令三編紊九法滅天下止知有私交而不知有君父故敢披瀝上聞特勅纂修諸臣據事直書無疑無隱則繼述大孝過於武周而世道人心攸賴之矣詔付史館參酌然其後卒不能改也已又請出客氏於外請誅崔文昇忌者甚衆指爲東林黨未幾卒官故不與璫禍士龍字伯高宜興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杭州推官熹宗卽位擢刑科給事中首劾姚宗文閱視乖張罪楊漣去國抗疏請畱天啓改元正月疏論三案力言孫愼行陸夢龍陸大受何士晉馬德澧王之冢楊漣等有功社稷而韓浚輩醜正害直之罪帝是之李選侍之移官也其內豎劉朝田詔劉進忠等五人以盜贓下刑部獄尙書黃克纘庇之數稱其寃帝不從論死是年五



月王安罷魏進忠用事詔等進重賂令其下李文盛等上疏  
鳴寃進忠卽傳旨貸死大學士劉一燝等執奏者再旨下刑  
科士龍抄參者三旨幾中寢克纘乃陳其寃狀而請付之熱  
審進忠不從傳旨立釋士龍憤劾克纘阿旨執法不可爲大  
臣且數朝等罪甚悉由是進忠及諸奄銜士龍次骨進忠廣  
開告密誣天津廢將陳天爵交通李永芳逮其一家五十餘  
人下詔獄士龍卽劾錦衣駱思恭及誣告者罪進忠憾張后  
抑已誣爲死囚孫二所出布散流言士龍請寃治妖言奸黨  
并主使逆徒進忠益憾至九月士龍劾順天府丞邵輔忠奸  
貪希孔允成亦劾之輔忠大懼朝等因誘以超擢令攻士龍  
輔忠遂訐士龍官杭州時盜庫納妓進忠從中下其疏尙書

周嘉謨等言兩人所許皆風聞請寬貸進忠不從削士龍籍  
輔忠落職閒住進忠授易名忠賢顯盜國柄恨士龍未已四  
年冬令其私人張訥劾之再命削籍明年三月入之汪文言  
獄詞謂納李三才賄三千謀起南京吏部下撫按提訊追贓  
遣戍平陽衛已而輔忠起用驟遷兵部侍郎六年十二月御  
史劉徽復撫輔忠前奏劾士龍納訪犯萬金下法司逮治士  
龍知忠賢必殺已夜中穴牆遁其妾不知也謂有司殺之被  
髮號泣於道有司無如之何士龍乃潛至家載妻子浮太湖  
以免未幾莊烈帝嗣位忠賢伏誅朝士爲士龍稱冤詔盡赦  
其罪士龍始詣闕謝恩且陳被陷之故帝憐之命復官致仕  
竟不召用至崇禎十四年里人周延儒再相始起漕儲副使

晉蘇松諸郡糧明年冬入爲太僕少卿又明年春擢左僉都御史時左都御史李邦華副都御史惠世揚皆未至士龍獨掌院事帝嘗語輔臣往例御史巡方類微服訪民間近高牙大霧氣凌巡撫且公署前後皆通寶納賄每奉使富可敵國宜重懲士龍聞劾逮福建巡按李嗣京十月謝病歸國變後卒